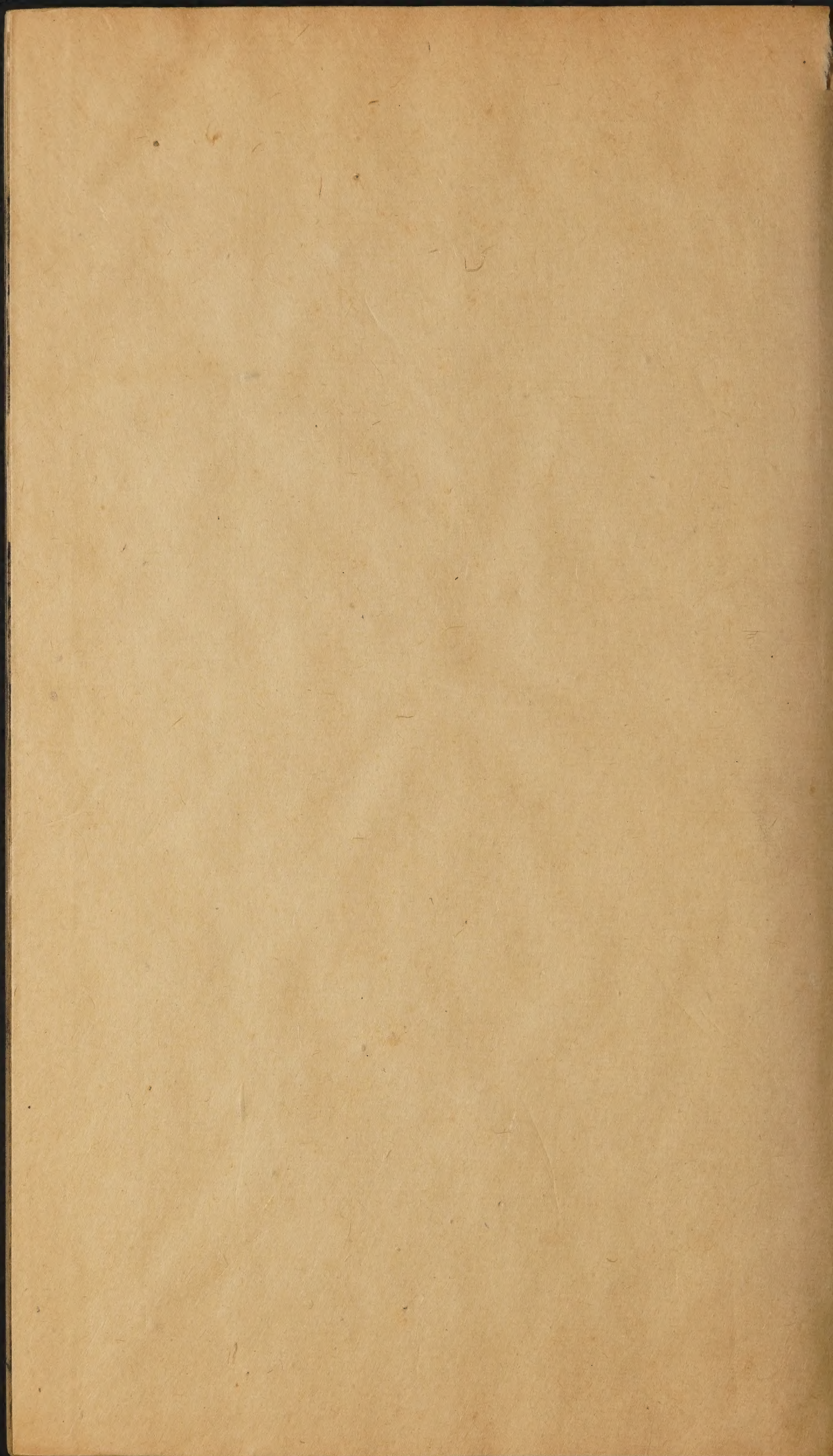




元之惡不必言而仕元者亦可羞矣

明文奇賞卷之

雜著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元世祖祀於帝王廟　楊　愼

今帝王廟元世祖亦得與祀蓋以國家統緒所承也按世祖之立國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於倡後國有大事率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與聞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如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爲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座隅與其君同受羣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

至其奉佛如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如曹操命西僧楊璉眞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如項羽征日本則十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敗衂復用征之其窮兵不仁如隋煬帝用奸臣阿合馬盧榮桑歌輩頭會箕歛以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責安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黷貨如漢桓靈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美也比之以晉隋南北五代之君猶有慚德而與漢唐宋開基之主　列於二帝三王之次同享萬世之祀竊有憾焉此近日安南之論如此邇年　聖明獨斷去元世祖像

禮官猶以舊制當遵不思　高廟祀之者聖人之仁今

上去之者聖人之義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內夏外夷

漢宣帝時徙羌於三輔其後光武以南單于款五原塞又居匈奴於雲中兩河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幷馮翊河東空地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禦蜀漢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履霜堅氷蓋非一日終致五胡瓜分而猾夏襍種雲擾而亂華吞噬神皐丘墟帝宅紫隋稷於虺穴赤縣剪為龍荒幾二百年生民一何不幸哉夷狄之禍兆端於元

海濫觴於元魏洋溢於遼金滔天於蒙古極矣非我
太祖一驅除之生民之類將滅矣所以功高湯武而治
比堯舜非以此哉

蜀無史職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鳥
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
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議者也
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
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
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乃云

之何耶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貫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畏劉西溪紀其事贊於文山像後曰閒居忽忽萬古由

咄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續剔豈其英爽
猶槩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類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
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
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
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
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辨之愈光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去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

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庸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莽道覆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景毅

景毅蜀郡人爲漢侍御史子顧爲李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漢末恥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韋叡

六朝人才韋叡爲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

辦以爲浣花可與錦[illegible]並傳

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錦車朝促候才斗夜傳呼徐堅堅詩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詠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矣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究天亦怒及此

荀彧裴樞

荀彧爲曹操謀主弑械已成矣一旦受九錫彧乃以爲不宜竟爲曹所害唐裴樞旣受朱全忠之薦爲相又刼遷昭宗於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持之不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猶以彧及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尚惜其肯以社稷與人乎嗚呼文中永叔可謂愚矣荀裴二人旣與曹操全忠同爲逆謀非一日矣其斬九錫惜一卿欲微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必疑曰彧與樞之意中變矣

細者如此況大者乎遂逞其忿殺之不恤也昔有孀婦私一惡少許其竊貲以逃而未有隙也一夕惡少賭博欲薄取以償戲債婦堅不與惡少曰是些少尚吝其肯挈全貲畀我乎乘醉夜半殺之或與樞類之矣若以或爲不樞爲忠則此婦亦可爲貞爲烈乎甚矣文中永叔之爲愚也

武侯格言

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飛兎龍文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哉楊津曰
楊愔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之千
里外駒齒未落已是龍文騣褭之中更齊飛兎

王導賊臣

邊蒼將賊
古今有之

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間耳眞賊臣也
元帝永昌元年敦稱兵向闕人臣無將非反而何而導
於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何嘗稱兵
伐周何嘗戮周之大臣乎敦問周顗於導三問而三不
對是借劒於敦而殺顗也非敦反乃導反也又與王含
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刁協劉隗

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太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爲此言非賊臣而何晉朝姑息不振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逆賊爲忠貞千載而下人猶不悟世亦易欺哉余每讀史至此不勝憤與余同此見者安陽之崔子鍾耳其後明帝崩成帝即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郗鑒責之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又郭默懷逆而不能討乃曰遵養時晦陶侃責之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以此觀之導旣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不膺誅戮亦已幸矣

陽明紀夢詩

曰導爲叛亦可駭異

愼嘗反復晉書目王導爲叛臣頗爲世所駭異後見崔後渠松牕襍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紀夢詩尤爲卓識眞見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其自序曰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姧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畧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寃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詩云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尚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

親欣然就語下煙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釁不然三問三不答胡恐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援太眞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眞袖出長篇再三說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牕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筮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

壓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
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
伸御風騎氣遊入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
郭景純夢中詩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
遂傳就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豈不力伯
仁見其底所以敦者佹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
負托何恐置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
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捫膺悲晉室諸公
亦可恥舉目山河徒歎非攜手登亭空洒淚王導真奸
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圖知倉

普非忌功
寔是無識

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謔戲儻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
世萬萬世

趙普

宋之多姦臣始於趙普宋之兵孱國蒻亦始於趙普何
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而遼
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嫉娼之心蓄於
內阻抑之巧形於外太祖亦承五代之弊畏難苟安玩
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絕中國之
地幾爲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喪宋社稷而兆數百
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盟罪尤在此下乎

自學之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 李昭玘

鈴索

李德裕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警急文字引之以代傳呼也唐制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遽入於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即內臣立於門外鈴聲達本院小判官出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鄭綮詩絛鈴無響閟珠宮韓渥詩坐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

宋衎少駁

孟明

孟明始爲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殽陵彭衙幸晉師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叔苦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賛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强形勝巖險雄心於戈茅戰鬬技養於射獵獫驕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陳文惠公一言興邦

或言古之相臣有批勅焚詔碎麻者忠諫則忠諫矣若

卜其君

遇中材以下之主以不敬罪之何辭以道余答之曰陳文惠公堯咨爲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堯咨不啓封來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附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不果立此諫轉移於談笑間可謂一言興邦矣

沮誦王堊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冰王堊同穿二江今但知有李冰不知王堊鄭條與古爽在歐陽脩前今人亦不有知鄭條也

張文成贊徐有功

躡虎尾而不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爲大將者爲太公望易爲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爲刑官者爲臯陶易爲徐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施全

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此正論也足以慰忠魂於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於文公遺意也近有人語予曰全之墓廟多鑄賊檜像跪縛於門外亦當鑄施全像坐於檜上持刀砍檜庶爲得之併識其語於此

此儒君子於女狐已得大意

王安石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怨眞小人余曰子不覩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怨狐哉

知進退之道則知死生之道鄭五殊不可忽

敍後

黄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者滔滔皆鄭五之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可矣又曰綮之初相舉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末諸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綮之旣相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進退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又跡其平生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置緡錢而盜不敢犯亦有過人者不謂之賢不可也

虞雍公功烈名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算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簡池劉巨濟序虞公奏議云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者功偉然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于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失已絕出乎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

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間嗚呼非胸中素所蓄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狃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其他區畫悉各精密而不苟虜遂遁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歷歷見於奏疏也余切妄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况積習消靡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圖安而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爲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恐短毀之乎丘文莊公語先太師曰古今水戰釆石比赤壁尤奇

且難周瑜名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之助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陸韓論文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戞戞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

大笑

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皐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寖以微矣愼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特難爲褊心狹見者道耳

韓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湜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集無此一首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日子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媚於辭也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倚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有以倒語時文者本記

古文倒語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者今人則云為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者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宋人嘗稱此兩人入

文字之衰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於王氏

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黄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問學爲古文歌

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眞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爲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爲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謂詩至選爲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棅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

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眞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折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曆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爲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辭尚簡要

書曰辭尚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楊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觀在

其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爲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元人脩宋史亦不能删節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尚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與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予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朦瞶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謎語誰兒

童者讀春秋之經則如天開月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穀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冗乃聖門之荆棘〔不服〕而後人實以爲珍寶文弊之始也愛忘其醜可乎我　太祖高皇帝科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百八十餘年遵之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于有餘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鑿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舞單鎗鬼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

所抵止也可以爲世道長太息矣

二盧

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資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托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閒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如胡曾詠史詩惡劣之尤而天下誦之豈非幸邪

張誚贊劉裕

唐文人張誚評劉裕云劉裕追希曹馬遠棄桓公禍徙及于兩朝禍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文簡嚴可以誅姦雄於既死矣當表出之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沬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

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汚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蔣之翰稱離騷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鷙潤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傳一廖二

右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巴三

收彈丸黑子之地傳一廖二成大統函夏之天傳一廖二乃太祖御製平西蜀頌中謂傅友德之功第一廖永忠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胡唐論詩

胡子厚與予論詩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者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姑以畫論晉有

此爲一代之才人說

深能作明詩之

顧凱之唐有吳道玄吾唐未嘗以畫取士也至宋則馬遠夏珪不足爲顧吳之衙官近代吳小仙林良又不足爲馬夏之奴僕畫既有之詩亦且然謂之時代可也余深服其言唐子元薦與余書論本朝之書洪武初高季廸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劉子高孫炎孫蕡黃玄之楊孟載輩羽翼之近日好高論者曰沿習元體其失也瞽又曰國初無詩其失也聾一代之文曷可誣哉永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則微乎猶矣弘治間文明中天古學煥自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之者多失於流易山林則陳白

作古文用字宜知此法

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以爲傍門至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與漸微而風騷稍遠周子應德箴其偏焉嘉靖初稍稍厭棄更爲六朝之調初唐之體蔚乎盛矣而纖豔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陳子約之議其後焉張子愈光滇之詩人也以二子之論爲的故著之

晛日

予嘗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明若刻畫近如咫尺日射其傍如盼睞得句云澗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横分蒼嶺霞自謂切景張愈光云斜字猶未稱澗字後

一年偶閱莊子日方中方睨衍義云日斜如人睨目遂改作睨日對渴虹愈光日渴虹睨日古今奇句也

黑雲

知此取詩亦見避暑之法

唐李賀雁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摭言謂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暑臥方倦欲使閽人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雁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束帶出見宋王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時豈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二公去取不同誰爲是予曰宋老頭巾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解此意矣予在滇値

安鳳之變居圍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始信賀之詩善狀物也

蓮花詩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鬬紅妝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溼一陣風來碧浪翻真珠零落難收拾此二詩絕妙又劉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烱烱垂鸞結爛學宮粧勻膩雪風吹凉鬢影蕭蕭一抹踈雲對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煙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亡友何

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余一日書此四詩訊之曰此何人詩答曰唐詩也予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倔強矣

感遇詩

或請予曰朱文公感興詩比陳子昂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之靑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袨服之宮娥爭妍取憐埒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辭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契予言者

妙用古文
要吾胸中
書少

讀書萬卷

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讀書雖不爲作詩設然胸中有萬卷書則筆下自無一點塵矣近日士夫爭學材博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如其未也不過拾離騷之香草丐杜陵之殘膏而已又嘗記宋宣政間人文稱翟汝文葉夢得汪藻孫覿四人孫嘗自評曰吾之視浮溪浮溪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翟忠惠亦然識者以爲確論今之學文者果有十年書乎不過抄玉篇之難字效紅勒之軋亂而已乃反峻其門墻高自標榜必欲晚古人而薄前輩何

晚唐已成宋習正爲有派耳

其蜉蝣撼大樹乎

晚唐兩詩派

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於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箇字撚斷數莖鬚也予嘗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

不讀書而徒事苦吟撚斷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韓柳爲大家韓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數君子真豪傑之士哉彼學張籍賈島者真處裩中之蝨也○二派見張泊集序項斯詩非予之臆說也

封使君

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卽去不復來其地諺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

虎亦可羞

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呑人畜小不遺魚鰕或曰此詩太激禺山曰我性然也予嘗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耳

璅語

烏集之交初驩而後吐烏巢之狐先笑而後號始龍卒蚓化荃變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之下有趙汸知之懿哉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不聽也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歎蓬飛仲尼所以感桑落也

君子蘊義生風小人蘊利生業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綺也是故渭以涇清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形垂橐而往稛載而歸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故曰孚化之翼飛之

材生於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敎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鳶肩羔膝蠅營狗苟小人禽態乎側視媚行影附響承
小人婦態乎
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人而欲一世之
人好吾悲其爲人勿清之格言吾黨之炯戒乎
出則元亨處則利貞貞元者出處之則也默則立象語
則成爻爻象者語默之檢也
道以器寓人與天期故雷霆之聲可以鼓鐘寫風雨之
變可以音律知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
午仙客

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山曰長坡貴竹名雨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氷壺不可與夏蟲饗秋月不可與俗士賞

章句之病黨枯護朽守缺保殘有不非服鄭之陋無是正左班之忠故曰依義莫依語師心不師迹難矣哉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也

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

言離矣

賀功以長生愛時而敬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

魏文侯匿謗書樂羊得成中山之勛魏襄王信史起鄴令得成漳水之功故洶洶之中不可不味也

于定國身爲九卿猶迎師執弟子禮韓信破趙功成禮降將而北面事之前漢風俗之厚近於三代矣

以沈充爲父而有沈勁之子以許敬宗爲祖而有許遠之孫犧生犂胎龍寄蛇腹人能起宗非以宗起也

四六妙句

磨丹漬墨有來太乙之青藜正笏垂紳即侍玉皇之香

案(翰林)學士象八節不過一歲之少留刺史入三公便在五雲之多處(象八節言一歲八遷)縱橫經庫甲乙丙丁四部之書馳驟詞垣天地風雲八方之陣(洪平齋賀翰林遷兵部侍啓)五鳳樓之巨筆九龍簴之大鍾(學士)和叔正冬伯趙司至(冬官工部)送之禮樂不離尺五之天任以三公郎近丈三之日(諫議)聽六日四分之鳳律又浞新陽詠五更三點之鷄行已迷舊夢(李梅亭)

宋人四六

宋人四六如木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徂遂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豈見離堆之利復

陂詎云兩黃鵠詎煩鴻隙之謠四六中古文也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圭司啓云同夔圉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俗儒泥古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曰禮時為大順次之文子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即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不世之事善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制

惡其似則可惡其真則不可

法而不制於法故曰可道非常道嗚呼斯言也其識時務達治體之深者乎後世如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蘇綽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也澤麋而蒙彪虎之皮尸鳩而傳鷃明之羽適足增其累爾張横渠必欲行井田胡致堂必欲復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甚者謂肉刑可用民兵當立不祭墓而止祭祠不設像而止設主紛紛之議皆泥古之過也近日有謂婦女不宜傳粉弓足酒器不宜廂銀鍍金及杜甫通顯素履蕩然此又詩禮發金椎之塚猨狖衣周公之服者尤可惡哉

東漢而延客其能默稱宦官幾人

懸榻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愚謂蕃亦癡矣爲郡守釆一郡之風謠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若閉閤懸榻乃于木泄柳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范蠡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

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命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旣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

西施隨范大夫有何受誣

崔延伯非戰將可知

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旣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托物起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超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脩唐書爇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詔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謂托物起興使境生法也

精鑿醍醐

百鍊精金亦復如是學可不鍊哉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糓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五斗爲毇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精之爲字從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

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君相

管子云小白爲人無小智而有大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仲長統鄭泉

世謂淸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着鞭者也

唐庚語

唐庚曰三桓誣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誣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令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酹食有饐行有蹷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文中奇語也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爲奇怪之石若後世靈璧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爲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是以聖人爲品水鬪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女實教之是

以舜為左慈劉根而二女為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雁戶

唐書編氓有雁戶謂流民也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恐箴多牽合衍贅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於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

[illegible]評[illegible]綿不可談鑒嗅風水誤人不小

躬白刃蹈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英雄噫可不恐與

隱居不當談時事

古之耕莘築巖釣渭者其于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今有廢居而卬談時事謂之留心世故不奔競而已隨駕隱士時務道學由此其選也

賕賄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為辱受任於外者

以苞苴入京為羞及其季代中葉秕政孽卿端揆以賕賄為論思臺諫以珍玩為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為詩文甚者如倪僎售妹于侂胄而得府蘇師旦獻妻于侂胄而入閤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蘇公讀書法

嘗有人問於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御焉此言也虞

一篇皆宜熟復玩味

邵菴常舉以敎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守淮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於謝玄又莫難於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淸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走敵以入淮也

白蜆嬰茀

楚辭天問曰白蜆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而不能固藏舊注云蜆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蛇若蛇者也昔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蜆而嬰茀

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試之子僑之尸也此本淮南王安離騷傳之說而王逸述之淮與楚近安去屈未百年其說當有祖疑以傳疑可也朱文公訂楚辭以其怪誕而刪之余謂存之亦有益於教何也王子僑世所稱神仙也既已成蜺變化而猶不免戈擊之難則世之學仙何爲者耶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又策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者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宮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爲者其

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然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葢其與世不合始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廪以活饑民

注張

正德丁丑歲　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因命内閣取祕書通考別本又作注張顧問欽天監亦不

知爲何星也內閣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視愕然愼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注汪咮也鳥喙也音呪南方朱鳥七宿柳爲鳥之咮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爲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於私習天文之禁乎

風行水上

文選賦有物色一類李善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地氣然亦有光毛萇詩註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渙渙然即有文章也按老泉文甫字說本之易衍之詩註而發其旨者李善也〇今按風亦可言色楚辭云

叙次如画

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云雨止日出而風草木亦有光也樂府今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黃雲

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訛驚邪感精符曰妻黨翔則黃雲入國謂女謁盛也淮南子曰黃天之氣上爲黃雲下爲黃埃江淹詩河州多沙塵風吹黃雲起李大白詩黃雲城南烏欲棲

三國正統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爲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天心星曰心爲

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二國雖僭號其强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哉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夷氣如穹廬狀也北狄之氣如牛羊之羣來而不斷也南蠻之氣如船如閣亦如旌旗搖動東夷氣如樹西戎氣如屋宅之狀海傍蜃氣如樓閣廣野之氣如宮闕千歲靈龜上有白雲常聚雲氣多黑潤者其下有潛龍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黃雲如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蟲白雲致盜烏黑雲多

木赤雲有火鬱鬱葱葱隱隱隆隆佳氣也綿綿絞絞條
條片片兵氣也澤澤談談女子氣也如藤蔓掛樹者寶
氣也紫氣如樓者玉氣也艴氣有銅紅氣有璅爲璘褐
色爲鐵赭色雲氣下垂不可以掘山雲草莽水雲魚鱗
旱雲煙火涔雲波水陣雲如丘垣杼雲類杼軸杓雲如
繩蜆雲類鬬旗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如枯若煙非
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曰卿雲卿雲者喜
氣也若霧非霧若蒙非蒙若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國被
甲而趨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
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

上者勝邵鄂賦曰闔穹上乎神運方輿下乎氣昇聖王臨朝黃赤鳳龜於宮闕賢人出處五色龍虎於樓城鬱鬱蒼蒼萃蓋氤氳而顯著紛紛郁郁紫桂輪囷而漸生九土表山河之異四方陳介胄之名梁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被髮跣足下殿以禳之未幾非朝有孝武帝之變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許矣爲天者不亦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士當之戴顒自以爲憂既而無恙當時戲謂顒求死不得此尤可笑也

策　辛未科　正德六年

皇帝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分始于何時兵民之判起于何代嘗質諸古矣書稱堯曰乃武乃文于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不及武于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英君令主或創業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備亦足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耶異耶我　太祖

高皇帝以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建官分籍各有定制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于此
然承平既久玩愒乘之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
蠲貸之詔屢下而人多告飢流徙之餘化爲盜賊以
遺朕宵旰之憂今賦稅餽運民力竭矣而軍食尚未
給調發戰禦兵之力亦勞矣而民患尚未除或者官
非其人乎而銓選之制黜陟之典賞罰之令亦未始
不加之意也茲欲盡修攘之實謹怙嬉之戒文治舉
而武功成天下兵民相衞相養于無事之天以保我
國家久安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子大夫志于用世

方策試之日不暇以微辭隱義爲問姑舉其切于時
者其爲朕陳之

楊愼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
全功文武並用出治之全德也兵農相資保治之全功
也于並用而見其同方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德爲全
德如日月之在天凡所以照臨者胥天之德也于相資
而見其一致則天下之治出于一而功爲全功如手足
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人之功也由是聯屬天下以
成其身綱維其道以適于治體統相承而無偏墜不舉

之患本末具備而無罅隙可議之疵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帝王爲治之要孰有加于此哉臣自少讀帝王之書講帝王之道竊有志于當世之事然學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得達今幸近咫尺之威立方寸之地制策所及者皆是道與是事也臣敢不罄一得之愚以爲萬分之助乎伏覩　聖問首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而又曰文武同方兵農一致果有異乎臣惟三代而上同一道也勘亂則曰武守成則曰文同一民也無事則爲農有事則爲兵初未始異也在易明兩作離文明之象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釋之者曰剛明及遠威

振而刑不濫斯不亦可見文武之同方乎地中有水師師旅之象也而釋之者曰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蓋寓兵于農之意斯不亦可見兵農之一致乎是故一張一弛號爲善道剛克柔克協于皇極周公冢宰實兼東征畢公爲公亦總司馬武夫堪腹心之寄吉甫有文武之稱以天保治內而未嘗無武以采薇治外而未嘗無文文武固未分也自秦不師古專以武勇立國語詩書者有刑斬首級者進爵民勇于戰皆忘生好利之人士賤以拘糜干戈羽籥之習至漢襲秦制立丞相將軍而將相之職異唐宋以來置中書元帥樞密而軍國

之權偏此文武之分出于三代之後也成周之制以四賦出兵一同之田出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一封之田出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畿方千里提封萬井出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自五人爲伍積而爲兩爲卒自五卒爲旅積而爲師爲軍天子之六卿六軍諸侯之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而降殺有等焉一方有事則命將出師迨功成獻俘將歸于朝卽守職之吏兵散于野卽緣畝之農兵農固未判也至管仲相齊欲速圖霸業乃壞周兵于內政分國中以四鄉使國中之民爲兵鄙野之民爲農兵不服耒耜之勤農不識干戈之具以至

句吳之水犀秦昭之銳士成周之制變易盡矣此兵農之判出于三代之衰也載質之詩書所稱古之帝王未有不兼文武之德均兵農之功者稱帝堯者曰乃武乃文四表之被即所謂文丹水之戰則所謂武也舜之誅四凶禹之格有苗周可以武功名而亦文明文命之餘事也布昭聖武見于伊訓然聖謨嘉言謂非文武之全歟文謨武烈稱于君陳然整旅伐祟下車訪道二者並未始偏廢也三代迭尚曰忠曰質曰文而不及武者蓋言忠質文則武固在其中必以武言則是秦之所尚而非三代之治周列四民曰士農工商而兵不與者即臣

前所陳寓兵于農之説專以兵言是爲後世之制而非成周之舊矣漢唐宋之君如光武之投戈講藝太宗之身兼將相庶幾創業而兼乎文其未備者如漢高之不事詩書而規模宏遠蓋其寛仁大度暗合乎道况能善陸賈文武並用之言乎孝武之封狼居胥憲宗之平淮西西蜀庶幾守成而兼乎武其未備者如仁宗之時西夏猖獗而致四十二年之太平蓋其深仁厚澤培植國本况能用韓范儒者之將乎陸賈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則在承平時不可不修文德故曰人君以論相爲職又曰將特大有司耳非相比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則在承平時不可不飭武備故曰君子以除戎
器戒不虞又曰聖人貴未然之防是知兵以衛民民以
給兵治兵乃所以銷兵講武即所以偃武治兵之與治
民亦異而同也漢之軍制以南北分南軍主環衛王宫
北軍主巡繞京城有騎士有材官與夫西北之車騎東
南之樓船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劍客皆仰給于縣官而
不編于齊民識者惜其去古未遠而不能復兆漢之治
民與治兵異也唐府兵之立其制最善兵散于府將歸
于朝所以弭禍亂之原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而民無久
役之勞三時耕稼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器甲出

文武能分並是能合何須强合

于民衣粮出于民而國無養兵之費治民與治兵同而論者許其爲近古良有以也宋之制有三衙四廂諸司總管鈐轄諸將然終宋之世國威不振者殆兵權失之輕而兵民分之過也由是言之文武者其名也兵農者其實也三代而上兵出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合三代而下兵判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分夫苟知文武之所以同則所以治民與兵者不容以異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獨稟全智首出庶物掃開闢所未有之汚復帝王所自立之地武功之盛無以加矣整人倫于用夏變夷之餘興文教于撥亂反正之始文德之隆又何如哉當時

之建官也科目則有文舉武舉官聯則有文班武班部屬則有文選武選當時之定籍也常產則有屯田民田戶籍則有軍籍民籍官署則有州縣衛所乾剛獨斷無威柄下移之失犬牙相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有事則共與機密之謀無事則各掌兵民之寄在京有司馬以提督軍營在外有憲臣以總制邊務臬司有兵備之權縣吏專巡捕之職名若分而實則相屬職若判而經則相維保治之法蓋與三代而符也至若 太宗表章經史而外清朔漠之塵 宣宗崇重儒臣而出乎漢郎之變

列聖相繼益懋益敦百五十年來固皆以文致治而廟

算無遺神武不殺偉烈宏功照耀簡冊壽國脉于箕翼
安國勢于磐石斯世斯民蓋有由之而不知者恭惟
皇帝陛下保富有之業思日新之圖閱歷熟而見理明
涵養深而持志定垂衣拱手而天下嚮風動顏變色而
海內震恐疆場之虞撲之于方熾蕭墻之梗消之于未
形君子洗心以承休德小人延頸以望太平而　皇心
謙冲謂承平既久玩愒隨之臣伏讀至此有以知　陛
下出治之全德保治之全功可囿此一念而舉矣臣竊
以為　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
夫學校者風俗之首也程顥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

才爲本使主學校者皆得其人教之之法悉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湖學一道德以明禮義尊經術翊定習尚不荒于嬉而毀于隨則淳厚之風可臻而士之失業者非所憂矣民者國本所係邵雍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所以寬之者在朝廷而近民者莫切于守令使爲守令者皆得其人養之之法悉如黃霸之在潁川張詠之在益州𨕖奉詔條宣布德意不以繭絲先保障不以撫字後催科則殷阜之休可期而民之告飢者非所憂矣流徙之餘聚爲盜賊亦由教之無法養之無素故也以人情言之盜賊亦人耳人莫不愛其筋力

天下皆本土也本土之兵不可調矣上

肌膚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貲產也在上者不以無益之工役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罰殘其肌膚不以流離病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損其田廬貲產則彼之所愛者皆為所有矣不幸而死猶不捨其所愛況捨所愛以蹈必死之地哉今潢池弄兵綠林稱號者在在有之賦稅之過春支秋糧餉運之繳十室九空農事在所當重也邇者出內帑銀二十萬兩以濟西蜀之軍儲愛民可謂深矣臣愚以為本土之蓄積宜自足用昔人有言兵務精不務多今為將者兵每務多而財餉每患其寡兵既多則財餉不得不多財餉既多

是一本土之悲不足用天下無對矣

則民力不容以不屈是民以養兵而亦不可反爲兵困也調發之伍動以千百戰禦之功十無二三兵政尤所當急也邇者發京營兵三千騎以平山東之反側禦患可謂切矣臣愚以爲本土之壯士宜自可用昔漢擊匈奴用六郡良家子蓋其熟知險易力衛桑梓比之他方所調發一可當百况京兵一出旣有行積居餉之勞亦有居重馭輕之戒固可權其宜于一時而非可繼於旬月是兵以衛民而亦不可過爲民敺也　聖問又謂或者官非其人臣愚以爲一代之才自足以用一代之用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誠得其道則貪可使也詐

可使也况蘊德行而志功名者乎選舉之制公矣寧無腐儒而當事局歷濟而投散地者乎黜陟之典當矣寧無冗食備員之輩隱賢遺才之歎乎賞罰之令明矣寧無濫竽而受賞戴盆而免罰者乎誠使官各盡其人才各盡其用人人有忘私之忠事事有愛國之誠徹桑土于未陰之時徙積薪于未火之日一郡有警則旁郡切震鄰之憂一時有警則先時思噬臍之悔敵至不懼敵去不侮不因人成事而老吾之師不曠日持久而匱吾之財內修外攘之實必曲盡于條教之外文恬武嬉之弊必振起于玩習之餘則文德之敷雲行爾施武功之

建雷厲風行遠可以復帝王之善治上可以光 祖宗之謨烈 國家億萬年之曆可以配天地于無窮矣臣願 陛下益崇此德益保此功存無怠無荒之心爲可久可大之道惟萬幾之暇少留意焉則凡所以策臣者可次第而舉矣何暇于多言爲哉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張公之遇誠奇然其議可採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疏

正典禮疏　　張孚敬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　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迺卽赦議追尊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　皇上入嗣大宗宜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　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

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　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　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厠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　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

於宮中是尚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　武宗皇帝已嗣　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　祖訓奉遺詔迎取　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　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　孝宗　興獻王兄也　興獻王　孝宗親弟也　皇上　興獻王長子也今　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　皇上之有天下真猶　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　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　孝宗德澤在

人不可無後夫　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　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　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　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　興獻王惟生　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　皇上謂繼統　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　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　孝宗乎繼　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

[illegible]而可從

强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爲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别爲 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 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夫人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禮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

故事不守　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　皇上虛已宏大疇咨衆言倘以朝議爲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爲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

公之心事愈明

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廟議疏

臣伏惟 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 詔三遍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 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 皇上成之眞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 新詔傳宣愚賤不至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 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 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爲 興獻王立廟京師

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　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　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　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干　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　皇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爲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爲干紀亂統人到于今非之今何淵請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不知序於　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　武宗皇帝之下與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上是爲干統無疑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何言也如謂　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爲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爲也如謂　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　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　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　獻皇帝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者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　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爲之也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者禮之不得爲

聖主

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皇上不爲之也夫成禮則難
壞禮則易伏乞　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一聖裁匪由
人奪何恐一旦遽爲小人所破壞邪

議重團營疏

伏承　聖諭今所當務止要整飭邊備以威禦夷狄重
究贓官以雪伸民冤此朕所在懷也欽此臣嘗聞宋岳
飛有曰文官不要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　皇上
斯言其真治平之要乎臣又聞張齊賢有曰家六合者
似是而非
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
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是知五帝三王之道未

有不先根本者也今京師根本之地也營伍空虛武備不修此第一可慮之事也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嘗設立十二團營之法最爲緊要日久漸廢莫之修舉正德年間江彬用事乃引宣府大同榆林遼東地方邊兵日入內府操練名曰外四家而團營之法益大壞矣近年大同軍士作亂實因邊方知得京師營伍空虛遂敢如此肆志而謀國大臣亦遂姑息養亂唐藩鎮之禍恬不知鑒此誠可痛心者也今年春北虜擾害宣府地方欲選京軍征勦團營額設十二萬人及選不得滿二三萬推厥所由蓋因承平日久而權要之家多將強壯之兵

佔爲私役間有爲影射者不過疲羸之人而已夫戶部食糧冊籍十二萬人不闕一名而選兵乃卒不及二三萬京營空虛一至于此設有倉卒之變將何以爲備也臣每與楊一清議及深以爲慮而一清亦切欲如法修舉特患未得人耳茲伏蒙

皇上將御用監太監張永起用責之提督團營誠爲得人伏乞

命一清同臣等備將團營之法開陳上請仍查照先年事例添設尚書或兼都御史職銜與張永內外協同提督盡將權要私佔軍丁清出補伍以充十二萬原數而于十二萬數內又當量爲精選以備先鋒至於每營總兵參將等官必

須遍擇四方老成知兵宿將爲之不宜專以侯伯膏粱子弟濫充仍戒不得剋削軍士以離其心擅令工作以傷其力無事之日常如法操練有事之日即奉命啓行務使將必知兵兵必克敵如此則營伍充實京師有備夷狄之患不足慮矣謹將于謙原奏設立團營緣由并添設尚書舊例隨本開具

重制誥疏

臣切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爲近古明敘履歷宣昭事功其於本身者

慮章

言字妙奇讀令眞不三

不過百餘字其覃　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僞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　誥勅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　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　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爲枝葉之辭哉伏乞　敕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爲　誥敕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　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星變疏

臣嘗竊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先出災變以警示之仰惟
皇上敬天法　祖勵精圖治其心眞與天相與流通無
間然者矣茲者本月十七日立春之夜有妖星光芒見
於西南占者以爲長星此實臣下奉職無狀所致也臣
連日祗懼不敢不言按妖星有三曰彗曰孛曰長皆五
行之氣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爲殃災其占略同而其
形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星光芒
長參之如掃帚長星光芒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
丈亦彗屬也彗體無光附日而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
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月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

芒之所及則爲災今是星光芒起天庾直入參度貫西方七宿天庾三星在婁宿五度積儲粟之所也五稟天囷軍市軍井參旗皆爲所掃其分野則屬魯大梁趙冀秦晉又凡妖星出見長大災深期遠短小災淺期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審以察之其災必應此俱出文獻通考象緯考可考也又按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正月彗星見昴三月至東壁滅占曰彗星爲兵入除穢昴爲邊兵彗星出之爲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

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晉太元
十五年七月有星孛于北河色白長十餘丈八月乃滅
占曰北河戍一名胡門有兵喪宋治平三年三月彗出
營室東行別有白氣一橫天貫北河彗長丈五尺有孛
氣如一升器積六十七日滅占曰白氣長星也孛器孛
也爲兵喪水旱飢疫之災此皆以妖星論者也又按晉
光熙元年十二月有白氣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見五
日乃滅占曰大兵起明年王彌起青徐汲桑亂河北毒
流天下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夜西方蒼白氣長五十
尺貫天船至東井占曰主兵動宋仁宗康定二年八月

夜東方有白氣長十尺許在星宿度中至十日長丈餘衝天相居星宿大星南九十餘日沒慶曆三年正月中天有白氣長二十尺向西南行占曰邊兵憂宋英宗治平四年二月蒼白雲起南方長三丈濶尺貫南門星主兵出宋神宗熙寧七年蒼白雲起西南方長二丈濶尺經中天白氣如帶主兵宋孝宗乾道元年正月夜白氣出奎漸上經婁胃昴貫畢入參占主殺伐主邊城三月夜白氣自參宿至角宿與天漢相接占有暴兵此又皆以雲氣論者也昔宋儒真德秀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朱熹曰商

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高宗能用祖巳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仰惟

皇上修德應天其變災為祥無足為慮臣竊恐目下四方凶荒盜賊由起惟在於任用得人焉耳今者在朝之臣雖充布大位然真足以勝錢穀甲兵之任者誠未見有幾宜　敕吏部會同九卿衙門從公論薦老成者數人某人足當總制之任某人足當饋糧之任分布京

職以備緩急之用取其才略其小過不然則臨敵求將遇事責成彼不惟各相推托而其才實不足勝任而誤國敗事矣此臣懇懇之心惟　聖明垂察焉

病痊陳奏疏

臣位重莫勝分宜求退伏荷　聖慈勉留懇至不勝感泣夫聞人言而昧於求去不智承君命而忍於必去不仁茲病當少間黽勉從事然有欲言而未盡者敢復爲　皇上陳之幸垂覽焉臣欽奉　聖訓云卿性資剛速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輔朕贊理化機欽此臣切思太剛則折宜濟以柔欲速不達宜濟以緩仰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歛錫厥福況臣在左右之列敢不日加佩服者乎抑稽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蔡沈爲之說曰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茲 聖訓復示臣等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君治之師敎之保愛之至千古所未見也但今人惟知協同之謂和衷而未明寅恭二字之義仲尼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寅畏之謂也孟軻氏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故寅可同也非寅不可同也恭可協也非恭不可協也故寅而同恭而協謂之和非寅而同非恭而協謂之同可也。謂之和不可也仲尼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章疏最愷切未加對君父切責之時宜少委曲爾

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觀和同之辨則可以知同寅協恭之義言事君之道矣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虞人以非所招不往也將殺之仲尼韙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古之虞人能為不同如此今之士大夫不能然者何也古者教化行而習俗美故雖虞人能之今者教化不行而習俗不美故雖士大夫有不能也古者日宣三德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當是時位必稱其德之大小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士讓為大夫大夫

讓爲卿也後世資格之說行而位不稱其德之大小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逮今爲甚夫資格可以待庸流不可以待才俊今之名爲才俊者率多庸流挍祿俸爲深淺執歲月以要求循列卿位祈無負譴故軟熟之習成而平生之志喪無幾矣欲求人才之逮于古也不亦難乎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勵世摩鈍也然欲敎化行而習俗美非 皇上大有以鼓舞之振作之未見其可也漢劉梁曰得由和興失由同起今在朝臣工位高者自知年數不足則曰他月利

害吾不及見也位卑者自知資望未及則曰今日謀議
吾不得預也故一切怠緩悅從務相爲雷同旋進旋退
無毀無譽國家無事之月夫旣已如此矣有事之日將
如之何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有臯陶伊傅周
召之爲臣　皇上英明邁古仁義中正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也但有君無臣爲可歎耳唐虞三代之臣不可得
而見矣今求之於其下有同心輔政如漢之丙吉魏相
者乎有謀斷相資如唐之房玄齡杜如晦者乎有正色
立朝如宋之王曾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韓
琦者乎有則　皇上宜必知之矣雖然自古至今未嘗

借才於異代求之不可不廣知之不可不預苟得其人雖使卑踰尊可也疎踰戚可也　皇上若獨求之於今所知之臣恐亦狹矣昔唐顏眞卿爲平原太守能急安祿山之變玄宗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使玄宗預知之以待李林甫者待眞卿則唐可常保開元之盛豈復有天寶之變邪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宋儒朱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法曰凡其光明正大疎暢通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

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臣旣嘗爲 皇上陳之矣孟軻氏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孟之言眞萬世久安長治之策也伏惟 聖明加之意焉

釐正孔廟從祀疏

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

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

著書尤可不慎

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以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

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簒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毌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吴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

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

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

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

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衞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荀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

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耶。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

之竝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竝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竝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竝侑于宣聖之廟其爲

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埒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于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媿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

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

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
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者沈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沈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
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敘政所奏

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孝宗聖旨着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爲沮格不行及按 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耶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歎 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

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爲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胷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

爲名尊孔子者一

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孔子祀典或問

或問孔子祀典自有唐以來稱號定矣子必願　皇上正之者何也臣答曰爲尊孔子也爲人道大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以德則師也以位則臣也大倫正而後孔子之道尊故曰尊孔子也然非愚一人之見也今昔諸儒之公論也世之人徒知以封王尊孔子而實不知所以尊也或曰孔子封號　聖祖部仍元舊也臣答曰　聖祖初未嘗爲孔子作謚號也仍元舊耳按洪武

三年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歷代忠臣烈士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夫胡元祀神瀆禮極矣名之不正甚矣　聖祖一切革去獨存孔子祀典者實以孔子明先王之道爲天下師也曰爲天下師　聖祖實尊之以師也非以王號也　祖訓凡傳制遣官代祀歷代帝王孔子廟於帝王則直曰帝王於孔子則直曰孔子故凡祭祀遣命俱稱先師孔子實未嘗有以王號稱之者也夫孔子稱文宣王太公稱武

成王實始於開元之制也洪武二十年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　聖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觀此則孔子專廟祀之實　聖祖尊之以師之故其不王孔子之意亦自可見矣不然孔子道德雖非太公可擬然以周天子視之則皆臣子也加以非號太公既必不享也孔子又豈肯享哉或曰追崇之禮其來尚矣凡為人君者皆尊崇其祖父孔子師也獨不可追崇乎臣答曰此　國朝楊守陳之論也其言曰孔子

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爲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乎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況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噫斯言也悖也甚矣天子而追崇其父周公之制也弟子而追王其師古有是制乎信斯言也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者也亦追崇伊尹可乎或曰孔子有天德王道者也追崇爲王奚爲不可臣答曰孟軻氏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

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夫昔者堯薦舜於天矣舜薦禹於天矣故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也孔子之德雖無媿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也末世因之若將使孔子有天下者也以爲尊孔子也噫欺天甚矣或曰然則周惇頤以爲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言不足證乎臣答曰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王祀孔子自唐宋未之有改也惇頤之意特主言孔子功德之隆宜萬世報之

無盡焉耳夫豈既以孔子正王道明大法也而復以王祀爲宜乎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或曰孔子王號自唐宋至今未之有改也雖三尺童子皆知所尊也臣答曰三尺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師也非以王也有人於此列堯舜禹湯文武之像而祀之其罹刑禁也必矣孔子雖三尺童子皆得以祀之尊之以師故也或曰塑像之說果非禮乎臣答曰非禮也諸儒巳論之詳矣又按　國朝宋濂曰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開元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或曰孔子塑像固非禮也然仍元之舊一

旦毀之忍乎臣答曰以土梗爲孔子也爲禮也誠一旦不忍毀也以土梗非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毀之矣毀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塑像毀矣無假於章服矣然則籩豆樂舞之數其仍舊可乎一旦殺之忍乎臣答曰以籩豆樂舞之加爲尊孔子也爲禮也誠一旦不忍殺之矣以籩豆樂舞之加非尊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殺之矣殺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祭用生者之祿天子以天子之禮樂祀其先師夫奚不可臣答曰祭用生者之祿人子推之以事其父則古禮也弟子推之以事其師則古

禮未之有聞也。杞宋用天子禮樂以祀其先。為二代王者後也。若魯以周公之功用天子禮樂。則非禮矣。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謂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然則八佾十二籩豆天子之禮樂也。孔子肯安然享之乎或曰廟仍以殿名可乎臣答曰孔子學宮之祭本古弟子釋奠先師之禮也謂廟可也非殿也。或曰孔子祀典之正將行之天下也然則闕里也如之何臣答曰孔子之後其傳道者宜莫如子思也昔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子思作中庸則直稱曰仲尼固未嘗援之為孔子重也。曾子將死起而易簀責曾元曰

中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是不安用大夫之禮也孔子豈肯安享天子之禮樂乎又子思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言天下一統也奚疑於闕里乎哉或曰 聖明在上凡諸祀典誠不可不正也無乃太速乎臣答曰天地定位日月陰陽各止其所禮儀有成典矣夫孔子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實祀典之大者不可不急正者也非速也宜也

自陳休致疏

臣嘗聞孔子有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蓋言上以誠接

下下以誠事上故不疑不惑耳臣因修省兩疏乞休未蒙俞允臣仰知　皇上以誠接下而無所疑臣豈敢不竭情事上而復有所惑乎臣思給事中魏良弼論臣罪狀何報復之速也夫臣子失職之罪小專權之罪大以此加臣臣不敢不言請　聖明垂察焉今年四月內魏良弼因點閘京營薦舉襄城伯李全禮等署都督僉事牛桓等指揮僉事王定等總一十五員蒙發閣擬票臣見所舉率多庸流保語過實謂同官曰昔官兵部有將材簿專查保語以為遷轉近來將官往往鑽求薦舉以圖僥倖此奏內人員所宜覈實臣等擬票上請奉

合天下之公以奉天子則權當自天子出

欽依這舉保官員着兵部會同都察院提督團營官各照他保語逐一從公覈實明白開奏勿得扶同以滋濫舉之弊臣之心實欲黜陟之權自 天子出不得下移於臺諫也續該兵部會奏蒙發閣擬票臣等見奏內覆稱魏良弼所薦各官據其揄揚之間容有過情之失擬票上請奉 欽依魏良弼承命點閘軍營却乃濫保武職官員本當查究姑從寬罰俸兩箇月這所舉你部裏從公用舍不許偏信保語以滋奔競臣之心實欲黜陟之權自 天子出不得下移於部司也魏良弼因此內失私求外犯公議切齒於臣日益甚矣近 皇上因修

省明示不許假公報私魏良弼輒先挾私報復　聖明
必有以察之夫人主行法於天下能使臣子之守法然
後人主之法尊人臣奉法於天子能不使私臣之壞法
然後人主之法信矧臣受　皇上機密之任心膂之託
者乎又敢不爲人主守法專媚人以求苟免乎此臣平
生報主之心天人共鑒者也臣又伏承　聖訓痛自思
省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此臣不職之罪上干天和
以致星變以此坐臣之罪特賜誅斥臣實甘心無辭者
也古之王者奉三無私君道也古之人臣三仕三黜臣
道也　皇上昔賜臣之歸旋復而召臣非草木不敢不

此事関政體培孝德不淺張公第一相業

思報也臣獲命而去聞命而來臣非草木不敢不思效也伏乞上體天戒下察人言今日策免必先自臣始則皇上奉三無之公當爲萬世人君之法臣獲三黜之罪當爲萬世人臣之戒矣

救張延齡疏

臣因張延齡事情不能積誠上悟　聖心罪當萬死萬死伏思他人可委之無言臣受恩深重惟應死報皇上視臣有手足之親託臣以心膂之寄臣不盡言以發機緘以明是非則臣負恩之罪萬死莫贖矣本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謂延齡　皇伯考懿親祗宜守分猶

有餘乃包藏禍心謀爲不軌是何道也并所奉　皇伯母傳諭錄示臣等亟速議處因法司會問招詞未成不敢輕議十四日伏蒙發示會問招擬臣反覆看得張延齡殺人罪狀已明誠不可宥而謀逆之情未明故以一得之愚上請非以其眞有逆情尚敢以　孝皇帝懿親請　皇上宥之也隨蒙　聖諭責臣以左右大臣必爲我　皇祖保天下以殺逆賊同姓尚處死況懿親乎臣伏讀無任戰懼之至臣伏思　皇上欲察延齡逆情眞與不眞行法當與不當請自今日在朝人心觀之也夫延齡兄弟當　孝宗　武宗時朝士多相交往臣時雖

未入仕竊嘗聞之武宗彌留之際皇上迎繼大統
未至京師閣臣上託昭聖皇太后懿旨拏人輒自處
斷彼時威權內外已震懼矣迨夫皇上嗣統閣臣等
乃輒敢以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凡在朝者靡不
翕從昭聖因自以有擁立之恩以子皇上爲當然
以致聖母至京莫知所以接見之禮皆臣下謬妄之
罪以誤昭聖也彼時臣初爲進士未嘗受皇上一
命之寄皇上亦未嘗識臣爲何如人臣只因見得道
理之眞故敢以一人犯天下之怒幸賴聖明在上裁
決不然臣萬死無益也今朝士恨臣之心實未嘗一日

肯忘每欲相時報復雖　昭聖皇太后之心恐亦未嘗一日忘臣者也嘗有人以斯言告臣者臣答之曰臣子事君惟盡此心之誠若夫成敗利鈍則在乎天而已臣自誓此心至死靡他也今者延齡情發臣覩內外大小臣工俱默默無言雖言官亦無敢言孰是孰非者何也實皆幸　皇上今有此舉以爲悉由議大禮中來得　皇上誅滅延齡家俾　昭聖皇太后不得善終以深　皇上之過以爲臣及獻一陽爲解釋陰爲佐助以重臣三人之罪莫逃於天下後世其設心如此而已特　聖明偶未之察耳臣連日伏思延齡殺人之罪誠不可宥

皇上即殺之無得而議也其他如臣前議以處鶴齡或置之南京不得留住京師以滋惑仁壽宮之心臣之愚見盡忠於　皇上者不過如此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况臣爲左右大臣又受恩深重者乎設使延齡眞有逆謀而臣得見之眞即當首倡大義請加天討而族滅之又敢爲之隱匿自甘爲叛逆之黨乎臣詳招詞所稱曹祖鼓狀有曰天曹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護伊之說皆涉妖言　皇上聰明天縱必能察悉孟軻氏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勿爲也而况謀逆之罪滅人族類臣於延齡此項罪狀實見得未眞豈敢妄爲

議擬。無所可否。而重爲　聖德之累乎。臣又思　皇上此等訪據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不思干係　國家憲典重大或出一時報復之私卒難妝救　聖明亦必自加察臣又思前次退休山中　皇上召臣催敕內云自卿去後切軫朕思　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皇上所以恩臣　聖母所以數問臣者臣之心豈惟　皇上鑒之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　聖明誕生　皇嗣　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　皇上寬法以處延齡之家者也誠或不察真情必欲斷成謀逆之獄則當如律行

法族滅張氏矣。昭聖皇太后不知何以處之。臣竊恐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安。聖母之心亦所不安者矣。臣
承聖明厚恩重託。君臣一體，休戚相同。憂之也深，故
言之也切；慮之也遠，故說之也詳。伏乞聖明俯賜加
察焉

策　壬辰科　嘉靖十一年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以統億兆而爲之主必先之以咸有樂生俾遂其安欲然後庶幾盡父母斯民之任爲無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與食使無衣無食未免有凍餒死亡流離困苦之害夫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急而憂者也今也耕者無幾而食者衆蠶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爲災游惰冗雜之爲害邊有煙塵內有盜賊無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

悉義之䝸
恭漢之筆
大廷對策
第一

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然時有今昔權有通變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時若災害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農而務乎職順乎道而歸乎化子諸士明於理識夫時蘊抱于內而有以資我者亦既久矣當直陳所知備述於篇朕親覽焉勿憚勿隱

林大欽

臣對臣知識愚昧學術疎淺不足以奉 大問竊惟陛下當亨泰之交撫盈成之運天下皆已大治四海皆已無虞而乃拳拳于百姓之未得所爲憂是豈非文王視民如傷之心耶甚大美也然臣之所懼者 陛下負

聰明神智之資秉剛膚明聖之德舉天下之事無足以
難其爲者而微臣所計議復不能有所補益于萬一
陛下豈能以其言爲未可盡棄而有所取之耶　陛下
臨朝策士凡有幾矣與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祿
秩然未聞天下之人有曰　天子某日降某策問某事
因某策濟某功者是豈策士之言皆無可適於用者耶
抑亦其言或有可適於用而未暇採之耶是臣之所懼
也臣方欲爲根極政要之說明切時務之論而不敢飾
爲迂濶空虛無用之文以罔　陛下　陛下若以其言
爲可信而不悉去之試以臣之策付之有司責其可行

則臣終始之願畢焉如或言不適用則臣有瞽愚欺天之罪俯伏以待罪謹誠所甘心而不辭也臣伏讀　聖策有以見　陛下拳拳以民生凍餒流離爲憂以足民足食爲急此誠至誠惻怛以惠元元之念天下之所願少須臾無死以待德化之成者然臣謂　陛下誠懷愛民之心而未得足衣食之道誠見百姓凍餒流離之形而未知百姓凍餒流離之實也夫　陛下苟誠見夫百姓凍餒流離之實則必思所以富足衣食之道未有人主忍見夫民之凍餒流離而不思所以救援之者未有人主救援夫民之凍餒流離而天下卒坐于凍餒流離

而不可救者也今夫匹夫之心可行于一家千乘之心可行于一國何者以一家一國固吾屬也曾謂萬乘屬天下者有救援天下眞實懇切之誠而顧不效於天下者哉是臣所未信也臣觀　陛下臨朝凡十九餘年于此矣其時勸農蠲租之詔一下天下莫不延頸以望更生然而惠民之言不絕夫口而利民之實惠至今猶未見者臣是以妄論　陛下未見斯民凍餒流離之實未得足民衣食之道也臣聞之仁以政行政以誠舉王者富民非能家衣而戶食也心政具焉而已矣夫有其心而無其政則天下將以我爲徒善有其政而無其心則

天下將以我爲徒法徒法者化滯徒善者恩塞心法兼備此先王所以富足人之大略也臣觀史策見三代以後之能富其民者于漢得一人焉曰文帝當秦亂干戈之後當時之民蓋日不暇給矣文帝視當時之坐于困寒者蓋甚于塗炭也育之以春風沐之以甘雨煦煦然與天下爲相休息之政而塗炭者衽席矣故後世稱富民者以文帝配成康亦誠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純王者竊于者之似焉猶足以尊稱于後世而况夫誠于王者而顧有坐視天下于凍餒流離者哉臣竊謂今日陛下憂民之心不爲不切憂民之政不爲不行然

論治道潤不得二句最入時

臣所以敢謂　陛下于斯民之凍餒流離而未見其實于足民之衣食而未得其道者竊恐　陛下有愛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誠怛懇至有愛人之仁政而未能如王者之詳悉光明臣是以敢妄論　陛下而云云也然臣所望仁政于　陛下者非欲盡變天下之俗也非欲復井天下之田也亦曰宜時順情而為之制而不失先王之意耳臣請因　聖策所及而條對之　陛下策臣曰夫民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耕者無而食者衆蠶者稀而衣者多又加之水旱虫蝗之為災游惰冗雜之為

病邊有煙塵內有盜賊何怪乎民受其殃日復甚一日也此見　陛下痛念生民之病深探困乏之本而極思所以拯救之也臣謂民之所以耕蠶稀而日甚其殃者游惰起之也冗雜病之也若夫水旱虫蝗之災則雖數之所不能無然君人之憂不在焉何者恃吾耕蠶之具素修而無所耗則雖有水旱虫蝗而無所害臣聞有道之國天不能災地不能厄夷狄盜賊不能困以恒職修而本業固倉廩實而備禦先也臣聞立國有三計有萬世不易之計有終歲應辦之計有因時苟且之計萬世不易之計者大學所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

用之者舒者也故王制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例之則九年當有三年之豫其終歲所入蓋足以自給而三年之蓄恒可以豫待不虞如此者所謂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困臣前所謂王者之政　陛下今日所方切求而欲厲行之者所謂終歲應辦之計者蓋生財之道未甚周節財之道未甚盡一歲之入僅足以充一歲之用其平居無事猶未見其甚微偶有凶荒盜賊之變則未免厚斂重取以至于困敗而不能自振若此者蓋素備不修因時權設漢唐宋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我　陛下之所以奉天理物而深厚國脉者其所

謂因時苟且之計者蓋平時之用以斂散於民者頗無其度而取民惟畏其不多用財惟畏其不廣方其無事百姓已不能自給迨其有變則不可復爲之計矣此則制國無紀潰亂不時蓋昏亂衰世之政焉臣前所謂起于游惰病于冗雜之弊亦略有同于是　陛下今所方欲改轍而易海内之觀者臣謂今日游惰之弊有二冗雜之弊有三此天下之所以長坐於困乏而志士至今憤惋而歎息者也其所謂游惰之弊二者一曰游民二曰異端游民衆則力本者少異端盛則務農者稀夫民所以樂于游惰者何也蓋起于不均不平之横征病于

豪强之兼併小民無所利于農也以為逐藝而食猶可以為苟且求生之計且夫均天下之田然後可以責天下之耕今夫里閈之小民剝于汙吏豪强者深矣散食于四方者衆也大率計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常八九也以八九不耕之民坐食一二之衆其勢不得不困然而散一二有田者之業以為八九自耕之養其勢未嘗不足議者病游民之衆也或有逐商之說然臣以為游民之商本于不得已也而又無所變置而徒為之逐臣懼夫商之不安于商也臣竊謂今日之弊源已深更化者當端其緒而緩理之理而無緒勢將

驅商而盜數句

驅力農之民而商商而又將驅力商之民而盜也天下爲盜國不可久其便莫若須限田之法嚴兼併之禁而又擇循良仁愛惻怛之吏以撫勞之法以定其世業禁以防其奸貪吏以時其安緝游民其時歸乎若夫異端者蓋本無超俗利世之智而徒竊其減額逃刑之利不工不商不農不士以自便其身且其倡無父無君之教于天下將使流風之未可已焉此其爲害甚明故臣不待深辨然臣竊悼俗之方熾也禿首黃冠充斥道路珠宮瓊宇照耀雲漢此風未艾效慕者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端正風紀之要體也故臣請　陛下嚴異端

之禁斥道佛之說敕令此輩悉歸之農其有不如令者許有司罪治不赦蓋非惟崇力本之風抑且施教化之道此臣拳拳所望于　陛下之至意也其所謂冗雜之弊三者一曰冗員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員之弊必澄冗兵之弊必汰冗費之弊必省三冗去而財裕矣夫聖人所以制祿以養天下之吏與兵者何也吏有治人之明則食之也兵有敵人之勇則食之也是其食之者以其明且勇也其或有不明不勇者則非耕不得食非蠶不得衣何者無事而祿亦先王之所儉也今天下之吏與兵何如也臣非欲盡天下之吏與兵而不祿之也臣

徒見任州縣者固有軟罷不勝而坐祿者焉隸兵籍者固有老弱不勝而濫食者焉且入貲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衆簡稽之責不嚴練選之道有虧臣是以欲於此輩一澄且汰焉其所以去冗濫而寬民賜者不少也若夫冗費之弊不能悉舉即其大而著者論之後宮之燕賜不可不節也異端之奉不可太過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 陛下端身以率物節已而居儉其于三者固未可議焉然竊見天下之夫民物之衆九州四海之貢尺帛粒米之賦山林川澤之稅日夜合萃以輸大倉可謂盛矣而國計未甚足以為必有所以耗之者矣且夫

上之賦其下者以一而下之所以供夫上者常以十蓋道路之耗漕輓之費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內府之百金民家之萬金也以百萬民家之資費之于一燕饗一賜予一供玩者何限臣故曰冗費在今日亦有未盡節者蓋臣聞之以天下所有之財賦爲天下人民之供養未有不足者特其有以冗而費之者則其勢將橫征極取天下不至于飢寒凍餒大敗極弊而不已臣讀史記見周文王方其受命之時地方不過百里而四方君長交至於其國其所以燕饗勞來之典不容終無然而當時百姓各足飢寒不病故民誦之詩曰勉勉我王

綱紀四方蓋慶之也傳至於其子孫以八百國之財賦
自養一人宜其甚裕而無憂而民反流離困苦至于黃
鳥此邦之咏作焉臣于此見君人節己以利人則易爲
功廣費以厚斂則難爲力臣是以拳拳以省冗費爲
陛下告也　陛下策臣曰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
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輿治理實憂而且愧焉此乃
陛下憂勤之言禹湯罪己之辭也然臣謂　陛下非徒
爲是言也須欲勵是行也夫君人之言與士庶不同一
或不徵天下玩之後雖有美意善政人且駭疑不信
陛下往年嘗有恤農之詔矣然而天下皆以爲　陛下

後宋諸公
上書而豈
易過之

之虛言何者誠見其言若是焉而未見其惠也今陛下復策臣若是焉臣以爲亦致憂勤之實而已欲致憂勤之實須速行臣之言然臣前所陳者皆因聖策所及條對要之所以振弊利世之道猶有未盡於此臣請終之夫山澤之利未盡墾則天下固有無田之憂今夫太京師以東蔡鄭齊魯之間古稱富庶强國三代財賦多出于此漢唐以來名臣賢守其所以興田利而裨國用者溝洫封澮之迹猶存而今悉爲空虛茅葦之地此古人所謂地利猶有遺者而陛下所使守此土者一切苟且應職而無能爲任此憂者此壯人所以長坐仰給

於東南小有凶荒不繼輒輾轉溝洫而不能自給以生者地利未盡也臣意　陛下莫若嚴其守令重選有力量才幹忠誠爲國之士使守其地而專一以興田利爲事　朝廷寬其禁限聽其便宜而惟以此爲田利課則海內當有趙過者出焉不數十年之後則江淮之田應與江南類可省江淮數百萬之財賦而舒北人飢寒凍餒之急一舉而利二焉大惠也　陛下能斷而行之大勇也或曰非不欲行也如東南異宜何臣請有以析之夫今日所謂空虛荒瘠無用之地者非向時所謂富實而所托賴以興起之本區乎昔以富實今以荒虛臣誠

未喻其說亦曰存夫人爾魏人許下之屯可見矣方棗
祗爲屯許之畫也當時亦誠見其落落難合洎其成也
操終賴之省粟數萬今天下之大又安知其無能爲棗
祗者乎臣是以願　陛下以此爲田利課則山澤墾臣
又聞之山澤不征市梁無禁王者所以通天下大公大
同之制也自漢桑弘羊以刻剝之術媚上而征榷之法
始許歷代因之而不革大公之制未聞也然臣終以此
爲後世衰亂苟且之政令　朝廷之取民茶有征酒有
榷山澤有阻魚鹽有課自一草木以上之利莫不悉籠
而歸之公其取下悉矣夫上取下悉則其勢窮夫獸窮

則逐人窮則詐今　陛下之民將詐矣司國議者非不知其勢之不可以久也然而明知其弊而冒之者誠曰國家利權之所在也臣以爲利不勝義義苟未安利之何益况又有不利者在乎臣聞之王者所以總制六合而正服民心張大國體者固在道德之厚薄不問財賦之有無臣觀征利之說不出於豊大之國恒出於衰亂之世纖纖然與民爭利者匹夫之事也萬乘而下行匹夫之事則其國辱非豊大之時所尚也　陛下何不曠然爲人所難思大公之法去衰亂之政令天下之士爭言曰惜乎漢唐宋不能舍匹夫之利以利人至我　明天

子然後能以天子之大體鎮服民心焉　陛下何苦于此焉不爲也臣願　陛下息山林關市之征焉使大聖人所作爲過于人萬萬也若夫悉推富民之術則平糴之法不可不立也常平之倉不可不設也奢侈之禁不可不嚴也凡若此者史冊之載可考　陛下可能舉而行之成典具在故臣不必深論之也由臣前所陳而言之均田也擇吏也去冗也省費也由臣後所陳而言之闢土也薄征也通利也禁奢也田均而業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費省而用裕土闢而地廣征薄而息寬利通而財流奢禁而富益八政立而制備矣　陛下果

能行臣之言又何憂于百姓之凍餒流離又何至於有盜賊之警又何患夫不順夫道而歸乎化哉通變宜時之道其或悉備于此然臣以為此數者皆不足為　陛下之難所患人主一心不能清虛寡欲以為寬民養物之要則雖有善政美令未暇及行蓋崇高富貴之地固易為驕奢淫逸之所是故明主重內治也故古之賢王遐觀遠慮居尊而慮其危處富而懼其溢履滿而防其傾誠以定志慮而節逸欲固寅畏而禁傲邪也故堯日兢舜日業禹日孜湯日檢臣以為數聖人固得治心之要矣臣嘗讀漢書見漢武帝之為君方其臨軒策士奮

志六經也雖三代之英主不能過焉洎其中年多欲念不能自勝公孫弘桑弘羊張騫卜式文成五利之輩各乘其隙而售之卒使更變紛然天下坐是大患臣是以知人主一心不可使有所嗜好形于外少有沉溺爲禍必大故願 陛下靜虛恬慮以爲清心節欲之本毋以深居無事而好逸豫毋以海宇平清而事遠夷毋以物力豐實而興土木毋以聰明英斷而尚刑名毋以財賦富盛而事奢侈毋羨邪說而惑神仙澄心正極省慮虛涵心澄則日明慮省則日精精明之運旁燭無疆舉天下功業惟吾所建者豈止以富民生足衣食而已哉

臣始以治弊治法爲　陛下告終以虛心寡欲爲　陛下勉蓋非有驚世絶俗之論以警動　陛下然直意以爲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蓋欲聞剴切時病之說故略敢盡其私憂過計之辭衷情所激誠不知其言之猶有所憚亦不知其言之猶有所隱惟　陛下寛其狂易諒其朴直而一賜覽之天下幸甚臣謹對

唐伯虎集序

袁袠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內金粉福地賦闕不傳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後乃更字子畏吳人也少有雋才性豪宕不羈家貧不問產業好古文辭與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禎卿內翰文公徵明相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逸翩翩有奇氣然行實放曠人未之奇也嘗上書吳文定公寬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邪頗爲延譽公卿間而提學御史方誌惡其不檢將黜之比試大學士梁公儲讀其文驚歎

以爲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籍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當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錦衣衛獄掠問辛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嘗持束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論發爲吏恥不就免歸文徵明以書慰之伯虎答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後益自放廢縱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經造語殊俚淺人或規之伯虎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寘蘧青蠅之口而蒙白璧之玷爲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取信於人而夔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朽吾

恐子雲劇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譏徒貧嗤辱而已且人生貴適志何用劌心鏤骨以空言自苦乎宸濠之謀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厚幣招伯虎堅辭不可至則陰知將有淮南之謀遂佯狂以酒自汚宸濠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歸得免於難過富春渚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築室桃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長滿座風流文釆掩映江左外若奢汰而中慕沉玄勤究內典旁精繪事衮童時嘗獲侍高論接杯酒之歡哲人巳遠九原不作撫誦遺文慨仰遐烈爰加蒐摭庶存梗槩云爾

有此卓見

是不可及

王履吉集序

王履吉者名寵吳人也少負逸材博涉墳籍沉精篇翰下筆綺辭壯思滔滔不休補郡學弟子員督學者最其文試必首列然非其好也試于鄉輒弗利乃貢入太學北遊燕趙魏觀廟朝制度與四方薦紳先生游上下其論議而文益奇歸而歎曰夫神龍升于赤霄尺蠖伏于泥滓黃鵠一息千里而斥鷃終日不過蓬蒿此其志大小懸絕何如哉且夫屈伸者時也利鈍者命也夫儒者握寸管挾方牘而揚聲名於億載彼得志者曳紱垂朱高爵豐祿以焜燿一時不知駒馳電滅雲浮草腐後世

無稱焉此與蠖鶡何異哉由是買田石湖之旁築室其上臨流賦詩益窺古作者之奧而病作矣乃養痾于虞山之白雀寺溲其精於聲詩而病乃大作歸不逾月竟卒卒之前一日夢兩蝴蝶入袖寤而歎曰吾殆已矣夫莊叟之言殆謂我也嗟乎亦異矣履吉詩初宗李白旣乃宗杜故其詩才力雄濶辭篇麗贍去輕靡而就沉著尚鋪綴而略陶鎔及白雀集諸篇則又興寄冲玄思調清逸遂窺陶謝之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有志未就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憶與履吉銜杯論文窮夜達旦謂古人之庶幾大雅可作而竟已矣獨恨

夫天之忌才不少假也昔魏之文考唐之勃賀咸以才夭近代如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沁水常倫閩鄭善夫亦不享年何天之忌才若斯邪豈天旣畀之才乃奪之年邪嗟乎履吉古之稱不朽者不以年也又何憾哉

未及其實文足傳矣

書

復大中丞顧公書　　袁袠

辱寄題列岫樓詩駭心震目如聆鈞天廣奏茅簷草屋何以堪此煙霞增妍山水動色玆樓之名天壤不敝矣所云唐伯虎集序欲爲賢者諱仰見吾丈忠厚之至但叙事之體必須核實尼父以來未之敢違也假令吾丈欲爲伯虎諱千載而下誰其信之昔文皇覩史叙隱太子事云史官何諱焉卽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千古以爲美談伯虎誠過亦未有喋血推刃得罪彝倫者也吾丈高明何乃爾耶前示伯虎有連珠廣志賦實未見當

如松下風可聽也

續梓之僕頃亦作連珠三十首請教冀其評削無庸虛美
也泰再拜敬復

復李驗封伯華書

鵬鷃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是以巢父恥唐堯之聘子陵畢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强合也僕于執事曾無一日之素猥辱簡書殷勤將收孟明於三敗雪曹劌之積恥復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淸朝廣厦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悃悃一陳其憤懣乎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聞辭賦上自墳典下逮稗虞亦嘗涉其藩域擷其菁華矣顧以家無擔石

室如懸磬有相如之病而重以原思之貧餬口無謀勉
習經義晝誦帖括夕覽古文啜菽飲水簞瓢自樂苟得
錄名於有司接迹乎多士自謂扶搖赤霄一日千里纂
言則欲窮天人之奧立業則欲攄霸王之畧高談闊視
無復諱忌又以性本疎迂加之簡嬾深衣箕裘弗合時
製虛名無益謗忌橫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公萼咸
欲締交絕弗與通遠希長孺之蔑衛青近鑒李象之違
國忠觸怒蓄憾切齒仄目而僕屹然自是九死不悔迨
乎武庫之災讒言先入械繫請室卒校束縛呼聲動地
搒掠百數自夏歷秋黑索纍纍坐臥圜土陰霾晝晦不

見日星命危草露額天無門而　聖上垂恩曠蕩宥其大戾投之于越既而雷雨肆赦獲遂首丘杜門謝客屏居荒野蕭然環堵有園伴蔚薄田百畝足具饘粥躬操錢鎛忘其作苦愧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食力。桔槔當戶簑笠在堂於陵雖陋無求於人暇則臨流濯足抱甕灌園釣輕鰷於芳藻弋文雉於叢藪濁酒一壺兀然就醉誦李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論蓬首箕踞從吾所好不自知其不可也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旨哉斯言予復何望嗟乎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世不我知則已矣又焉能隨時浮沉取容當世局趣效
轅下駒規規如褌中虱哉

此叙頗見以宗開治之源并録

題誠意伯劉公集　　葉　式

頃余道芝田亟與方子伯時會禮從言及犁眉公余率爾曰公一代功宗近古罕匹而未有表章之者僕竊恠之嘗得其說而未之質也方子忻然前席而請曰先生試言之余曰胡元之事人言禍始石敬瑭非明識也蓋自賊操引納五胡遺穢中國遂乃歷載數百中間裂爲十六併爲南北合爲隋唐而夷風未息其後畨將據河朔敬瑭割幽燕而棄厥險阨於是遼驕金迫胡元乘之而首足倒懸因以底極矣且晉之入主者頗皆用夏貴儒惟元不然此其爲穢尤使人涕泗霑臆夫其胎禍之

遠如此播惡之廣如此奄及百年不知變革如此此當是時也薰蒸融液無地非狄若將不可復易者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曾未十年一掃而空之於是海宇清而綱常復儒術重而道學崇斟酌百王以大備一代之制盡還諸夏之風顧其始也自謂初無取天下之志旣其成也則不獨撥亂反正而實洗滌乾坤爲中國
皇王賢聖復讐纉緒所謂功高萬古而莫與同者是果孰啟其衷哉僕嘗反覆于當時勲戚之間而未得其故
及閱公集莊誦
高皇帝聖製乃始喟而起曰嗟乎微斯言則一代功宗

其何所復稽乎。而當時載筆與後來序述者顧莫之表章何哉昔漢之酇侯嘗荷殊禮而膺首封矣徒以收秦圖籍勸王漢中進養民致賢之說建居守饋餉之功高密之在東京功不補敗其所有者不出簡任諸將徽長之間在德厚薄數語之外亦且偃然策勳而莫與絜大況所事者亭長久歎於縱觀眞人已專乎封拜則二臣特攀附之匪懈者耳今

聖製之稱犁眉一則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二則曰入則每匡治道旣而曰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且夫道莫加於孔子而數陳其言

又復毎切于匡治然則所以清海宇復綱常重儒術崇道學洗滌乾坤爲皇王賢聖復讐續緒之地謂非由此而致之乎至于佐廟筭夷羣兇所向無前推占指蹤直其餘事然亦不讓於今昔元功也又其大者决危機於逆陳群懾之表首大策於豎韓共戴之中自彼効謀宣力之臣有能窺其度而爭其雄者乎嗚呼向非二說之存則一代功宗何所復稽而儒者曾莫之及何也且公之敉沃非無本者少傳性理長號英特薦更世故談辯至悉故其決機悟主一似孔明之于先主周瑜之於孫策此天地間一大際遇非若淺丈夫齪齪乎升升區區

乎尺而已又即其餘則文學精博冠絕乎一時政事清嚴不撓于權力足以配事功而明道德彼伊周元聖固爲至極矣漢唐諸子曾幾何人若是乎其兼得耶此僕所爲神醉心往而竊怪夫人之未深識也。

聖製曰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然則儒者之言殆未能心誠求之歟。於是方子瞿然改容曰犂眉之功實愚所素疑而無與折衷者幸即談津昭若發矇矣且承之公邑則表章其宜願書見遺俾刻之集中余曰諾遂僭妄書之方子名遠宜癸未進士歙人其爲芝田聲實隆起蜚業未可量余則永嘉後學葉式成規也

襍著

縛虎篇遥贈劉千戶伏玘　楊　名

大同有叛卒姓王氏以行行人稱曰王三其人驍勇有羿奡風且多知略嘗鼓衆殺主將避罪竄投胡虜酋長疑不錄約必殺其妻子示信遂歸鴆母及兩妻火其居爲不返計酋長契之禮爲上賓封以數千戶俾統徤卒獵漁中國庚子迫太原辛丑復長驅深入楡次交城文水平定岢石諸郡邑重羅荼毒壬寅癸卯時出時入惡焰熾空聞者戰慄至甲辰秋寔入紫荊直抵完縣京師戒嚴　天子震怒用論者言檄繫請撤戍卒御史中丞

朱公方并罪揔督大司馬翟公鵬及地方將官有差大
司馬毛公伯温以不能先事禦防且輕信中丞言罷職
方郎韓君勗廷杖且死詰其原皆王三之導賊運籌流
毒至此乃大懸賞格　帝命若曰蠢爾叛卒悖逆不道
上殺主將下戕良善罪不容誅竄投胡虜引連兵馬蹂
躙中原滛難輕宥凡我將領有能善謀奮力激發忠義
生致闕下者予千金陞官五級世世繼襲命既下大同
軍舍劉伏玘雅擅謀力又曩與王三善白之父母妻子
曰我家世食祿無分寸報王三匹夫敢爾作孽使中主
不寧戮此妖醜非伏玘不可請以死從事其母泣止之

窮新起

不從復曰父雖老吾有三子大者例當優恤即死不負父母遂攜其妻女毅然就道留三子于家旣至關戶以釀酒爲業居將一年踪跡王三無所得志不少懈乃王三果來跨馬執戈弓矢在橐從四小虜接轡關下問戍卒曰誰在此戍卒以劉二對聞言甚喜令速趨會伏玘遂攜壺榼出下馬相見執伏玘手曰弟何爲在此伏玘曰貧甚不能自給寄此釀酒意得升斗爲活計不圖今日乃見兄也涕淚交下王三懇慰之曰弟無慮子今富貴若此恐使弟流落乎它日得志當以國卿第處爾也伏玘斂泣酌酒爲壽王三傾之不疑伏玘志定已久酒

皆宿儲麴蘖既厚復投藥毒王三纔數盞即覺微酡言謂伏玘曰吾欲至爾旅舍少坐伏玘佯辭不能爲款曲王三固請以行至其舍相勞苦備至且請見伏玘妻與女問其三子伏玘曰留侍吾父母王三大呼伏玘妻曰二嫂取好酒來吾弟兄敘闊懷以盡醉爲期因命小虜出數杯以遺之伏玘妻亦善應對跽獻數巨觥已伏玘與王三對酌其妻出禮小虜不計壺盞數日將夕王三醉甚四小虜亦醉甚偃臥舍中數試之不覺伏玘乃與原同約三卒用大椎椎其兩臂臂痛但瞠目強視曰爾何擊予也予明日赤爾族振不能起兩臂既斷縛以巨

縄。載至總戎所覆覈無僞檻諸京師　帝心大悦下法司議罪當凌遲俾傳首九邊以懾諸虜如其賞格賞伏兕千金官授正千戶同事三卒各百金官爲百戶在完縣虜衆聞之星散將士奮力俘馘甚多事傳至蜀方洲子不勝欣歎夫自虜以來所傷數百萬命所費數百萬金曾無一勝以答衆望而伏兕小臣捐身赴義克禽渠帥以奠邊危可不謂忠且智乎一時居將領者可以自省矣作縛虎篇以遥致相慶之意或足以風于衆也。

京華直北兩巨鎮大同宣府相爲命地勢遥懸諸虜鄰。關門直與七陵近中有黠虎名王三力能舉鼎性貪婪。

首倡叛逆弑主將。却以虜窟爲龍潭。酋長見之疑不錄。鴆母兩妻證心腹。獵將恩寵如上賓。授之軍騎任馳逐。一薄太原藩鎮輕。再入平定畿輔驚。三衛紫荊踐完縣。千兵萬馬恣游行。京師戒嚴聖心怒。兩鎮將領充荒戍。司馬休官職方死。大懸賞格勤招募。大同軍舍劉伏玘。心懷忠義眞男子。平生欲勦燕然銘。視賊若仇執以處。父母泣號苦莫留。提刀誓斬逆臣頭。世沐主恩司部伍。安能坐待身封侯。獨携妻女寄關口。汲水負薪自釀酒。酒成日飲數十人。王三不來日已久。甲辰之秋賊惡盈。持戈跨馬衝邊城。入關忽鬪故人在。相逢勞慰傾眞情。

劉家二嫂最恭謹跪進醇醪望援引探囊取金爲嫂壽
弟唱兄酬天欲瞑喜極飲多成巨酣解甲長臥毛鬖鬖
數回動搖漫不省椎殘兩臂縛之檻羽書馳報　天顏
喜磔尸傳首示邊鄙十萬胡兵盡夜逃俘獲備載歌聲
起劉郎奏見承殊恩千金五品貴且尊名姓分明著國
史氣焰烜灼歸轅門向日當壚眞獨苦算策亡遺縛黠
虎縛虎弗克倘返噬甘爲虀粉竟何補嗚呼丈夫不遇
時屈身降志同愚痴一朝得意便卓絕回視瑣瑣皆塗
泥君不見五府侯又不見九邊將錦衣廩食行呼唱幄
中籌畧今何如後來誰畫凌烟上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評

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夏　言

將將者君之能若凡將亦不御則君無能矣

善御者必有所縱也故人主之權無所不御而有時乎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而有時乎專則惟將爲然矣且夫三軍國之太阿而持以予人顧何可以不御哉葢賢主之任人疑則弗用用則弗疑而況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係之愈重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

則吾以縱爲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故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讀者不察以爲賢王之任將徒不御之而已而不知不御之說此賢王之所施於能將而非所槩施于他將者也能而後不御不能吾將御之矣然則將兵之權常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所不御者小故主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爲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柰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勳名盛則憂其難制統轄久則懼其難收刁閒之愛貴奴也舉其貴與之以

求什一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以損千百萬之衆而出之千百里之外而無可御哉故為君謀者其說常在御則善謀忠計也為將謀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受命于中制則不專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荀林父敗績于邲郊李廣刎首于絕塞子儀失相州之利曹彬損北伐之威而忠臣志士所為扼腕而太息也御之亦何益哉故為將謀者其說常在于不御則善

謀忠計也孫子大將也持不御之說不可以通人主矣雖然孫子固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凡不御者皆勝也故知明主之權未嘗不予人而未嘗不重予人予其所能者而靳于其所不能者則御將之道已夫能豈易言哉衝陷折關者槩之沉毅或不足不可謂能智畧韜軨者程之勇斷或不給不可謂能智勇出衆者本之忠義或不固不可謂能何者其材有所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故夫任將者試之以五材律之以五愼觀之以十過稽之以八証而將果能矣于是有避殿之召有告廟之儀有登壇之拜有分閫之任凡以

爲能將尊也操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鉞而授之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凡以爲能將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其機衆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賚賞易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孫閒帷幄之密謀毋以懸億之言而淆當機之定筭凡以爲能將寬也鼙鼓金鐸聽有所不聞而非壅也懼多言之亂聽也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權一將權一故上足卬上足卬故下可用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君於後無敵於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

命之從而從橫而橫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四夷懾白刃不畢拔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圖制無疆康正八極以爲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葢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未聞有秋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馮異專制關中光武推赤心而置之腹君臣父子之諭懇懇然發于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然有繇矣。絳灌諸公帝未嘗遣特將雖或特

道未嘗不稟受成筭而獨于信則不御信之能也東漢諸將往往皆中繩墨歸節制無飛揚跋扈之態而有戡定禍亂之畧光武之不御固宜矣夫御之為言以馬喻也詭御泛駕之馬不得解羈馽解卽弗制有騏驥焉一日且千里今其乘風馽之安得乎故以凡馬之御御騏驥不可望其必至以凡將之御御能將不可責其成功是在人主辨其能而已矣吾獨怪世之妄庸人挾其無能之技而責人主以不御之禮夫跛鱉蹣跚人誰羈之而以銜駕為解胡不反視其能也抑此非奇理異論天下之恒論也桓公任管仲人請事焉公一則曰仲父再

則曰仲父入曰君亦耳而目之乎公曰吾旣得仲父矣而復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亦能爾不御之說也夫任人盡然而何疑于用將也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夏言

比者恭遇　皇上諮及羣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宮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　皇上篤養盡制之孝闢邪崇正之化　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伏奉　聖旨命大學士臣李時同臣言入看即所謂大善殿者臣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夷鬼淫褻之狀仰惟　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庋梁栱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爲物尚多不

可識辨問之守者且云是爲佛骨是爲佛牙枯朽摧裂奇離䰟𩴂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辠愈竟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夷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爲佛顱佛骨者相屬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爲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　累朝以來亦必以爲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恭惟　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所始議撤佛屋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留
清禁此眞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殿宇
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類皆屬汚穢不宜使
之尚存臣請乞以此物勑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
淨之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爲　大聖人非常作爲
有補名教甚大功德罔極臣不勝幸甚後世幸甚緣係
除邪妄以彰　聖化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表

誠意伯劉瑜謝　恩表　　夏言

誠意伯臣劉瑜伏蒙

皇上深惟創業之難追念先臣與有贊襄之力行取臣

瑜　賜襲伯爵臣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先臣劉

基放迹江湖識

真主於未遇決機帷幄翊　丕運於方開言聽計從功

成身退旣投簪於綠野實追軌乎赤松進爵伯封錫名

誠意允矣儒臣之極卓哉

聖祖之知故在軍則稱之曰子房其命詞至比之爲諸

葛始終完節上下交孚　厚澤深仁賞已延於來世功
徽祚薄祿宜奪於後人偶塵丹書鐵券之盟久謝金印
玉貂之貴下茲九世迨越百年過蒙
敬皇之茂恩授以指揮之世襲據分亦已足矣於他復
何望哉詎煩廷論之上陳仰荷
聖恩之誤及式逢今日再沐　休光召自青田遽
寵霑於七命瞻依　紫禁極榮被於萬分詢枯株之再
春然死灰而復熾恭惟
皇帝陛下　一德格天百靈效順　制作比隆於三代
禮樂必興於百年　舞干羽以格有苗謙茲受益　聽

鼓鞞而思將帥安不忘危憫翊運之功臣念承家之末
裔悉爲錄用特示表揚光昭帶礪於山河直拔塗泥於
霄漢興滅國繼絕世庶幾存召伯之甘棠正祀典崇
元勲奚止念鄭公之故笏臣敢不篤先人烈冀免誚於
弓裘爲 邦家光誓捐軀於介冑伏願 始終典于學
益充
堯舜之資左右惟其人懋建唐虞之治 本支百世永
歌 穆穆皇皇胡越一家樂覩熈熈皞皞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恐懼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論

趙盾論　夏言

余以靈公之弑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誅其心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謀之狡也董狐良史也當時亦曰亡不越境則凡弑君者逃千里之外皆可曰吾義已絕雖弑無罪可乎當時董狐只合舉某事某事以直証其弑君不當以此為疑詞故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宣子得免首領之誅幸矣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以靈公之弑盾為賊首遂與師汙其宮豬其室

趙氏之宗幾亡炊火焉天報之巧與聖筆之嚴固並行而不悖矣今宣子往矣吾固著之以警夫後之爲宣子者

貢非則今
再踰自遠

序

武舉錄後序　　王維楨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於京時維九月實當會試屬虜
警至有司以
天子命且舍而逐虜俄而虜遁比十月有司復以請乃
試臣維楨濫耦臣瓚而典是役事竣亦宜有序序曰臣
自守官吏局得以覽稽秘書紬尋往蹟驗於近事則深
歎國士之難焉昔我
成祖之都燕也虜酋徙幕而非絕數千里猶尚以爲肩
背之患與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

以狗國爲榮保軀爲辱猛氣英聲振於殊俗矣正統初虜復入寇賴二三驍將銳身與戰虜遭創奔去竟不更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卽有烽燧猶之驚霍飈風倏起倏滅士大夫以爲亡足憂於是左干戈右文墨與時恬嬉日有餘快斯視軀重矣

皇上神武燀赫同符

成祖自嘉靖來虜何嘗敢窺關隘頃緣邊候稍懈奄焉擁入奄焉寇逝彼仗鉞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摧輪而咎其背者則信乎狗國之難也臣嘗攤卷帀士時則仰天祝曰是安得狗國之士而收之哉誠歎之也夫保軀

之與猶國不可同日語矣士不免踊非者何耶士有三非不識形便與敵相迫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弗審利害者非拙騎射者北如此則保軀之士衆而猶國之士鮮矣臣以故按依舊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收之文而能陳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悉收之凡以冀猶國之士出不至爲奔非保軀者等爾夫臣之於君譬則子也夫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鎖鄉傳體則搏而拼臣奈何獨自保哉故壁壘盈郊烽火相燭臣不謂懼獨奴魋健日厲兵馬而謀南向臣不謂憂臣所懼而憂者惟不得猶國之士奮距先登俘名王執貴人連綴而獻

之闕下爾誠令在收者有若人焉則豈惟　宗社是
倚亦臣之所大幸也臣竊見
皇上加意邊庭思得猛士以寓托之未始一日釋於懷
臣今收者若干人劍斷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賢苟稍
稍任用斯辨之矣今有賣珠於市者華其櫝而中亡珠
買人以爲美携歸而啟視之則啞然嗟焉臣懼其與是
類也惟任之哉惟任之哉

順天府鄉試錄序

今年乙卯順天府鄉試乃我
皇上龍飛之第十二科也考試官諭德臣維楨侍講臣

燁皆以

上命至同考試官進士臣復臣漆知縣臣孔堺教諭臣應和臣樞臣栴臣楝臣大魁臣成式皆以聘至監試官御史臣冀臣俊皆以

請至其諸執事人衆則皆府尹臣燿府丞臣鏜辟至而臣鏜則職提調董一切簾內外事先至諸臣咸至矣旣分之而各執乃專矣臣乃進提學御史臣馬三才所選士及諸曹六館所選士三試焉乃復加志掄選錄雋者一百三十有五人焉士旣錄簾內外諸臣始相見乃喜而相慶曰嗟乎良哉選也藉是可以報

天子矣然臣維楨顧有懼焉今者臣手錄以　獻之
上也色勃勃而不能持足盤盤而不能前誠懼之也臣
聞之往古士有才賢而不獲進有司罪無赦進矣而才
賢者不果効有司之罪亦無赦何者不智之故也今夫
所貴乎樹木者樹松栢也其次樹桃李松栢可材桃李
華悅人所不足不任風雨然不與荊棘倫矣卽若不意
松栢化而爲桃李桃李又化而爲荊棘持是以譙呵樹
者則樹者口噤莫爲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畜
類乎是者臣恐其或類之也故懼臣關中人也頃者臣
自關中來而渡於孟津見有轉大木於河滸者前呼輿

謣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焉當是時也卽有齊謳郢調吳歈越吟與夫激羽流商之奏截雲下塵之曲悉末之用矣臣以此則歎以爲侈言無當而繁華沒實故令校諸生之文則直掇大指而棄其雕蟲篆竊有悟於轉大木之事也既行而及燕趙之間則畿內地也在昔燕趙之間猶多奇偉俶儻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臣乃頓步躊躇於境上者久之卽其人雖不純於先王之道然以効節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固亦有足多者焉今此諸生以誦說詩書稱引先王則人人能矣令之受事而奇偉俶儻之氣如彼何故臣猶願諸生之慕之也

今 國家建都於燕四方奉贄納貢之臣繦屬而至其諸齒角羽毛百物珍異皆 御府所餘常山在其右遼海在其左巖形險固造物者故設此以作藩垣又 國家所有然所貴者唯獨節士之幹與忠義之腹耳異日者諸生誠養有節士之幹而懷忠義之腹則臣且望下風而拜之非拜諸生也拜節士與忠義之夫也臣列在交戟之內最久竊覷

陛下之神明

天授之也即如一日之間 國家之大議凡幾其大事凡幾然事皆炳於

天是難事

前知而議皆成於
立斷諸司　上疏而得報者咸抱疏吐舌以爲弗及今
此諸生豎儒耳豈能奉奔走哉然臣私以爲世無粹白
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所求者博所取者微也若是則臣
乃敢以諸生　進矣而卒慮乎奔走之或後也故事士
既錄順天府有宴宴諸生諸執事皆在焉臣將挾持前
說須請宴所一斗爲諸生道之且因以爲勸焉而先以
謁諸同事諸同事曰夫勸也若是而止歟於是臣應之
曰諸執事亦嘗聞里父之醮子乎里父之醮其子於客
位也爲之具三加著誡詞備矣客曰且更有加乎里父

曰無以加也曩吾父所以醮吾者固若是止矣今吾所以勸諸生者固吾所昔受於先達先生者也錄將獻臣宜有序引其端乃謹具其始末如此云

贈黃僉事兵備遼東序

天子踐祚之二十年虜酋大入寇太原其明年復大更進趣利守臣不能禦令得志引去天子怒悉法守臣有司奏自今緣邊置守咸以西北人承之謂西北人忠敢有濟過難不回不專以習邊云當是時秦人爲刑部員外郎者二人蒲子仁伯黃子叔卿於是遂用仁伯爲山西按察僉事二子有友王生維楨

謂黃子曰仁伯固晋徃然且及子居無何遼東兵備缺吏部遂以叔卿請疏曰臣觀虜寇晋郤再得利甚鉅今聞守不至然性貪意必窺覦得所欲夫遼東者國左臂也北隣東胡虜如要約東胡合兵內嚮則禍中遼東遼東若守虜旣阻於西復閉於東勢不絕漠而北不得也然本任人臣謹擇可者莫若黃員外爲僉事以山東銜備遼東寬則聽訟備糧練兵課勇急則從軍擊胡逆來遮往如此則官省而政一事豫而變消於計便疏

上乃詔僉事徃舉職盡如吏部請然黃子深中篤厚衆心比附蒲子晳偉有猷受事輒立二人皆性行雖異於

今拜咸稱王生曰余聞諸邊人云漢掠在虜者率安土忘歸其能者返爲胡攻漢問之則謂漢賦法繁重人無寧處而胡俗自便以故若漢而安胡不慊負德不羞逆節夫胡至犯夏用夏制胡夏化爲胡胡何制哉是故隆城浚湟易踰也利劍長戟易折也卒不得恃誠欲保境攘亂與造緒業唯在愛養拊循哉其時蒲子使在外乃即使所拜僉事不得與語獨以語黃子諸與王子游者多謂王生言是黃子泰之咸寧人咸寧人有何氏許氏並爲都御史罷歸有靖虜材乃因黃子而感及二氏黃子先爲工部後歷刑部皆有狀不著著今所以命官者

五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攘之略所居官多在秦之邊鄙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聲名甚顯今

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為吏部侍郎其秋虜騎入關南京師震恐先生受

詔督營兵以拒虜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郭外民皆入城民皆以私藏隨虜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於是

天子賢之頃之
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爲三營而設
天子戎政府及總理佐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爲佐理官當
是時先生奏罷中貴人不得預戎政又罷勳臣不勝任
者二人兵浸浸振焉由此
天子器先生愈益甚而會兵部尚書缺
天子手批先生爲兵部尚書先生自以遭遇非常思傾
身以報之既拜乃遂條治兵五事上之疏入
天子忽下詔讓先生先生恐即上書納印綬遂罷而歸
宜陽秦中人宦在京師故居先生之門下者凡若干人

咸追而送之郊臨别史楨進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

天子且復召先生起矣自楨濫竽供奉之班立在交戟之内竊覩

主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錄大不校其細蓋自

天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楊石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雷雨興焉虎所在山草木茂焉人罔不仰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爲異

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讒者在側而二

氏復進。是蓋覯昭曠之道越拘攣之見不奪於三至之口前世能有之乎語曰玉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跌其節未見也故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有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媕婀附時捨社稷之長策徒以自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一跌竟不復振

至上棄之如腐鼠然。誠見其莫有賴也。故楨願先生且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既二年言官復奏之欲以爲兵部尚書未報若有須焉先生前所罷中貴人

遂著爲令不得變所與共事號總理戎政者其人驁悍先生故嘗嫉之卒陷於大辟其　年先生之子王子儀選爲給事中有司以爲子儀名家子年少有大人風上因乃拜之今天下傳先生在兵部疏凡幾種獨至讀罷中貴人疏則皆變色嗟嘆以爲難能焉疏略曰今

國家之所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惟士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惟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卽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勳臣掌之者謂其明武若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

其防擁蔽總之以厲兵振威爲耳乃者胡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爲之耳外語藉藉咸以爲有爲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蠧軍矣可痛

陛下即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於闕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耳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況於作蠧邪臣聞久服之裘必敝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

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既罷則什伍克實即於什中選伍於伍中選一豐其饋饟時其練習即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强虜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覩在營諸徒善爲容難以効實臣欲諭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穰苴之畧者每營各置數人而罷今之善爲容者則李廣在軍而舞車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攝外夷安中國滌舊恥伸新威計無急於此者臣誠憤胡驕志在忠於

陛下故縷縷如此夫撩蠆之尾必中其螫臣豈不恤顧令戎事坐而益壞矣願察愚悃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

規臣不勝大願此疏初下時諸大夫見之驚曰古之言洛下多才名不虛矣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項君者越人也越人號稱多才習文法吏事而項君益復犖犖故項君為南京刑部郎中有聲籍甚南中獄得從項君訊者咸稱曰項君持法平不苛索我不有項君我等其喞寃終矣初項君起嘉靖甲辰進士也當是時余奉校士之役舉項君項君來見與之言則數稱引先王誦法孔子與世俗殊絕私以為項君竟所至當列儒者之林豈謂其今為理官而斤斤若此也夫劍之為器

也利斷割辟妖魅可謂神矣方其藏在匣中飾以寶玉錯以釆繪君子佩之固燁然可親也而出之則見神也此足以賛項君矣項君在南部且六年與海内士大夫游覽釆謠俗究徧人情明所興除振廢之道難易之節士大夫與游者多稱之項者余遷官南中項君間從余語久至更僕總之物物中窾肯也其言曰夫今憂世之士率戮力防胡若以爲胡寇不至則戈馬休閒中國帖定此謂拔時未稱要賭也方今所患不在獨胡而在中國夫大江以南姑無論已至若淮泗之疆多水澤萑葦土瘠而人稀其俗慓悍少年椎埋攻剽閭里不相非急

廣述中州土風厚而與土勁亦可將以緩急

則伏於澤中山東人俗尚綺靡家務相高其地通漕舟檣鱗集遠方之貨至富人争市以博利利多則置酒徵樂歌舞雜進連日夜不休其子弟習之卒而衰息不耻作奸以放情而不閑於禮也趙地故多健兒工騎射國有戎輿召其徒可濟緩急然人鮮厚業官家不爲恤輙去而爲盜夫水鍾成淵盜聚成殃此弗可弗計也先王之風教河南尚存蓋古梁周之域焉顧其域與山東壤界俗轉相染市坊少年尚鳴絃擊鞠以爲歡不治其生業即有呼易走爾燕近趙俗與爲一晉土最瘠而俗尚孅嗇其民力本治生不可惑以邪秦人强而好義又險

寨之邦即有患特用九泥封關坐困一月而十夫可制之此諸方大較也夫風俗所易所難所宜興除所宜振廢悉責在有司有司近民易識其故府責之縣縣有聞白之府兩者交相圖何變之敢生今不憂中國而專意備胡於計左哉自備胡來中國之靡敝不可勝道此人人所睹也獨奈何末之講也居數月項君擢爲濟南太守其資歐氏金氏兩君者就余請曰公固雅禮項君項君今且詣濟南矣亦將有以益項君乎余謂之曰吾無以益項君余嘗睹項君言論如彼其當事情也誠使項君因俗効實卒視其言果應即與上記所稱潁川渤

閩中第一韻人可風可雅

海此二賢者比驅可也吾無以益項君然項君與歐氏金氏兩君者處也披腹臆示之不肯令已獨賢名獨歸以此兩君德之爲請余言甚力焉語曰君子蘭芳無在而非好也則項君是乎

贈大中丞滇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今

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令有司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

天子然之爲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爲南京通政

即以其事問貴州人而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貴州者而愈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焉謂翰林典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以爲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爲之言曰夫貴州諸夷既已受制稱臣比於內地久矣忽而豪暴者興輒敢干紀若公知其故乎彼有所恃也葢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爲城郭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夷所居國必依此爲固彼寬則稽首納貢効欵欵之忠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翱翔而不敢進誠格於險也

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旣降乃因其故俗官之於貴州置省廣遷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安夷動則與定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俾求聖祖之指於二百歲之上而決其意於萬分之一則得矣夫以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翦虜若草菅耳乃不滅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爲西南夷至衆而斯種頗內屬將因爲扞蔽內省屯戍轉輸之勞而外禁侵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治之也問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講前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虧天家之重下

以啟他夷之姧此有識之所謂姧也夫占號貴州爲鬼方者以其人譎詐變幻執之無從博之不得有似於鬼故名之也謂御夷狄爲羈縻者以言拘之不拘譬猶之羈馬之靮縻牛之鼻其事相類也然馬雖受羈不能不蹄齧牛雖受縻不能不抵觸其性然矣顧公察羈縻之義鑒鬼方之稱視如馬牛毋輿鬼較而効儺者干戚之計僕間法緣俗立順其俗即所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其時乃可以明其威彼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其猜猜而爭之際兩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畏死亡戀親戚亦固有之適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馳入

其境以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彼之聽之將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與小臣異事小臣競一節持一行即得托名於賢者之林大臣則問安社稷保封疆不再忝博大通方之人也而又奉天子之命詔其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保之者如饑求食寒求衣固甚具也僕言胡益於執事哉顧獨念幕中一內則推食無餘賞賜不饒則超距之才不出兵患輕動動亦有期士患弗疆疆亦有道惟公則察而熟慮之毋忽或語余曰張公故嘗使滇南道貴州矣誠諳地形悉其政俗今而問非不知也聊爲之耳於是王子愧之

曰吾失乎吾今則燕人若矣昔有越人將渡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渡處比入舟又刺刺然語以槳柁之事甚具已而問之越人也燕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越人入葦引燕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爲吾謀則忠矣張公其以越人之視燕人者視我可也

姚母六十詩序

侍御姚子一日過予舍予坐姚子姚子從容問予曰夫詩者何也曰志也言之而動人之志者也言喜則躍言怒則憤言美則攺容言苦則口咨鼻酸不能已已故曰詩可以興又曰序者何也夫序理也諸家語各自出挈

然雜置序者整齊之約繁摠要明其旨歸詩三百篇得卜氏序之三百篇一軌也姚子蹶然起坐再拜致詞曰昔在丁未母游年六十諸與孤交者居多才士皆爲母詩之顧獨序無令先生曰序理也願有以理之姚子郎持詩觀予盡讀之則口咨鼻酸不能已已夫母年六十也蓋苦哉六十春秋者云游嘗與其君子姚貢士背也纔二十九歲耳侍御君兄弟皆幼而又無厚產游傷之絕乃蘇巳奮曰吾且振姚氏後竟不令逝者滅無聞乃力自作家給費視諸子獨侍御君異督令學舉子業及歲甲辰予舉侍御君爲進士母游業年五十七矣書不

稱引或不甚類而文則峭兀

踰閾夜不休績蕬五十七年如一日也苦哉苦哉凡此皆具在詩中足動人而侍御言尤悉焉王子曰予感姚母事乃因稽古人之跡而明其志云昔豫讓嘗事智伯氏矣智伯亡讓爲報仇毀形變聲卒與同亡乃已此非謂貞士奇節耶程嬰爲趙朔客則朔其主也下宫之難嬰不能與乃抱孤兒匿山中何其怯也其後趙孤長復爲趙氏立後乃與嬰弗與者眷所重在此也設嬰與下宫則趙孤絕郎博虗聲奚益哉讓所爲必亡者智氏無後圖所爲報智氏者不得一亡足償之矣故讓爲必亡者非獨勇也無地也嬰弗亡者非獨怯也欲有所立之

也。夫臣事主妻事夫其義何異哉姚貢士卒游弟痛甚不與俱竟能成侍御君振姚氏後令貢士名揚則程嬰之志丈夫之槩也顧今詩中則莫有發此者予故徵取與此類焉今士談奇慕節者曰吾誠不愛吾身遂徑往不顧卒或顛踣自隕尺寸未豎此匹夫匹婦決一朝之憤自塡溝瀆者為耳於視姚母不可同日論矣夫愛生與輕生殊途然皆非也苟得所處則皆是也若姚母者以太史公法論之得稱曰是然其識深遠矣

贈監察御史濯溪閻公還朝序

夫御史者奉天子之命以按視部中苟其持三尺警百

問百姓則有司不必問矣

瘵取所謂損下殃民者論而罷之即所謂承用詔書聲名歸之矣御史閻公旣得　命撫應天讀　詔書歎曰噫嘻今有司鮮有不損下殃民者也即有之亦百一之獲耳令其旣損旣殃而必繩之法是法徒雪其憤無救於傷也有司讐民吾讐有司是上下相讐無已時也何益夫瘵病者貴治其原不在亟視安民者貴防其蠹不在威刑于是乃行而請部中部中有司或自度不能免者聞閻公來輒先期解印去矣及閻公至顧且不問有司乃先問百姓便益與之圖于是六郡各條便宜事上之閻公閻公則因六郡俗制六令大之而朝覲之儀祭

祀之費細之而供億之繁燕會之節靡不犂然著井然
分焉令既具乃卒爲著犯令之科甚嚴乃先下太平令
試行之便不當此之時有任公者守太平奉令如閻公
指行之三月凡省費若干金果便而有驗于是閻公乃
下寧國令次下池州令次下安慶令次下徽州令次下
應天令御史行臺在太平城中故令下以遠近爲序久
之諸郡咸報便上省金數而六郡之民遂皆安枕田廬
亡有狗吠驚擾之患矣閻公出行部所至父老拜伏遮
道頌功德車不得進至中道宿焉鄙人聞公之故交也
閻公遺鄙人六郡令鄙人觀之既遂乃報閻公書且賀

曰今江南號稱沃土百物之所出有司得江南猶之甘醴之猩唇魚之獺未有弗饜者也江南困于有司猶之樹披其枝體朘其膚未有弗病者也夫人情病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將恐有不逞之徒緣間而起爲國家憂僕竊私念之今公所制便宜六令嚴如峻防密如結絲侵之不能過觸之不能亂有司欲朘民得乎有司不爲朘則民安民安則寇賊熄寇賊熄則惠化溥洽上下恬愉有司不及罪臺吏不見威如此則至治之風光于一時傳于後世眞所謂捄時之勞臣識體之通儒也卽令有殊絕賞遇加于公身公不爲溢然可以顯茂異而厲

具臣顧廟堂之議非遠人所得豫聊為公明所當耳閻公往嘗按河西西河西之宿蠹大猾皆以正法伏辜莫有遁者威稜甚著視今按應天其體大槩相類而措置不同昔倉公挾醫而行游四方術隨地輒變顯名于天下閻公亦云閻公按應天既一年得代將還報 天子鄙人繫官白下不得身與別以書送之曰客由北方來者皆言燕趙之郊多餓人市或撤肆青齊以南人相捕而食焉至于梁宋益苦伏尸枕籍行人皆掩泣過矣若此者誠可懼也僕也思西域之異香返伏尸魂然而道遠不可致思辟穀之術將以扶餓人濟祲歲而海上之神

人不來第塊然坐而歎之幸今值有公顧公不能化百身以救萬靈唯得以尺牘陳困厄之狀公今往而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矣唯圖所得為者可也間公才廣而氣直志高而節堅其平生慕汲長孺袁盎之為人也以為苟利社稷遑恤其他一時縉紳大夫之徒皆稱之號為千詩劍閣以問公蜀人也即取蜀物比況之耳語曰大國多良材大海出明珠信然乎信然乎

送柳濱先生赴平凉苑馬寺序

王維楨曰余嘗履平凉境云知平凉苑馬寺事平凉在重塞複嶺間游軺罕至寺務甚簡又幾大夫綜之乃愈

盍閒寂幽曠且日循故事集揖循署命坐呼茶茶已輒揖退生私闢內吟臥自如興至則約與躡空同理觴咏如此悠悠卒用為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就其所旣就思去如蹈坑溺穽若目土階秩散比之隱丈人云寺少卿柳濱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勞人也自辰州才晉今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刺姚安而發軔崛興自吾華庠始官凡五遷歲凡二十更可不謂志士勞人耶論者咸稱今遷非先生樂就而先生以赴平凉道華州顧靡有弗樂于是王生欽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卽說馬爲贈夫莫險于山踰之在馬莫遠于天下至之在馬

故馬者免險而到遠者也擇地而蹈不任險遠毛卽奇無稱焉有馬於此西超河華北踏幽燕南飲滇池旋越七澤赤汗血流逸足景靡歷四表弗病此其骨與氣能常有哉然又夷途平坂讓馬爭趣文轅繡轂讓馬爭服東脯石粟讓馬爭秣仙仗天閑讓馬爭入烟水之陂莽蒼之野抑首甘心不一悲號顧焉故殫力任使貞志安遇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笑曰嗟允寧論馬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茲赴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稱造父爲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怪之八駿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其

休苦不竭其才遂千里至也蓋百里一息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絕故虓驂駐珂休力養健御者之法也授閑投散儲精需晉官家之度也先生又笑曰嗟允寧論御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安能千里允寧蓋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今官先生耗余手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騎時茲服在　帝輦且範馳驅乃何憂識馬郎望平涼去

贈石洲張君擢守建寧序

夫仕宦而至領郡國歷太守蓋赫然顯盛矣顧獨以建寧令石洲張君往非計也余私竊咨咨嘅噫之焉今天

下坐戎馬之驚洊歲以來騷然靡敝未有寧所又時有水旱之虞民人流冗道路輕徙易徐即若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西至秦北至晉此十數郡者何嘗卒一歲無事哉然惟獨江南完在江南又唯獨閩中完甚建寧于閩又稱完郡蓋漸南漸遠漸遠漸安也以彼其所即令一長者行能治之乃何必張君往也若張君者固宜在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秦晉之境譬猶病瘵而逢倉公苦𦥑而得利刃也豈不便哉夫張君者蜀人也負才畧慷慨爲南京浙江道御史南中縉紳大夫之倫多稱之余至南中見其人親覩其行事亡在便國家利人

民其伏奸宿蠹自張君在事猶之去腐置氷蚊蝱不就也假令張君得攝專制之權據要害之衝不以州府困其志局其才其所興發建竪當與古昔豪傑方軌而爭馳抵足而論烈乃令守一郡不能見張君奇而又遷完郡將盖靡有見余柰張君何哉先王辨官論才所從來久遠矣　祖宗時或以御史遷都御史或從郡守轉六卿長者若此類者往往而有彼固謂其當也他悉置弗論近世之官人次合貫魚積同累薪次不及不進累不謝不伸雖有賢者懷拯救之志挾批擣之能亦引躬逡巡莫敢自效誠格于調也故賢者或老白首始躋大官

有此六字可宜於官

比其時且颷然衰矣往日十舉十當今不能五五若是以爲信名者非可哉故時過而種雖后稷一物不生老至而官雖有賢者鮮克立功張君方壯歲能寒暑忍饑渴蓋四方士也不及其時畀重權疆大業徒令尺寸進如待庸衆人焉余恐其績效不暏老冉冉至矣張君辭其寮往建寧其寮八九君第芫芫視張君笑一日其寮鳳竹徐君爲余述其事余問徐君笑何以徐君默不應余謂之曰今張君擢如此且在事幾何年矣徐君曰業六年滿矣且欲考而值此余呀然歎之語曰南道如虎壁官半府非虛言哉

與張太谷書　王維楨

張生回具悉屋烏之養感戢何巳非征蹉跎去鄉之難如此矧又肩背受患連數月未平可柰何只今强欲出門念破後月郎失期吾兄養恬丰城之陰遽蓄眞探由此益懋行子誠歎羨焉賜來濛溪翁集讀至再周先是得少華翁集近併二集更讀之乃皆婉麗秀俊與太微翁集各立門塗若以名世而傳來則一而已可謂接轍錢郎合券陰何者矣楨才性駑下鮮兼識之力冥搜之鑒然竊觀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積思累紀既已

予初亦不甚服空同久而思是本朝自空同外實未有兩也

得意會神乃後成章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卽大復猶郤數舍蓋空同有神交無方之用有精純不雜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横奇正弗一其裁而粹美同也珩璜琚瑀一其形而溫栗同也至若倒插頓挫之法自少陵后未有用之者空同一人而已學者未睹其大謾肆醜詆以爲空同掠古市美比之剽虜嗟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作古假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爲兄弟補所未逮增所未能故宜絜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驥騄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爲李卽爲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必不爲空同豈可謂

李杜掠人美哉方匆匆束行李也覽藝有觸輒出數語恨不與公接朝夕得窮論討質是非紙上言不多嗣嘗更布許有大珠贈行人瞻佇不至轉增懊悵對山先生集及諸書并屢慮思有成事即馳一介秪領幸呼與之吾慕濠溪翁有年載不幸不獲接面晤時爲道惓惓

復貴州大巡張子書

貴州試錄至畢讀之則諸製皆洗削陳體言半在昔所未道者僕竊以爲必公所創定非他手可能也序云天將開一方人文之運必有

聖哲之君爲之嘉矜而振德之可謂頌而非諛華而有

極饒韻致

實矣仰之敬之貴州僻在一隅彼其人文不得與中原埒者非其地不生才坐生其地者拘於陋格於習不睹所謂文者云何其焉用文於是乃聿自夷而世遂夷之矣歷古以來迨今　明興而茲方之文始漸以著夫茍鼓之未有弗舞者也今錄序中能發斯指甚與鄙人之雅意合故手錄吟吟不得以他好奪者誠愛之也嘗按圖牒見貴州部中列有九溪十八洞其俗夷也而屬於漢　國制治因其俗以綏之也有不服用漢法懲之以威之也設有桴鼓之警侵暴之事此醜類僻性要在宣諭防制之耳樊種千羣咫尺之檄可定不啻輒動大衆

頻調度至以急告京師也麻陽之役不戒於初輕動師旅遂頓三省之甲於境上繩結蔓連而不可解足以鑒矣戕山旣以振人文於此而又能定夷情於彼令文武咸効之則奉天子詔按行萬里還而歸命誠抗顏無慙矣鄙人楨本守詞垣與之校品藝術宜也乃復說及武略冀公爲西南息未萌之患講鎭壓之策念局才未効而言苟獲用功不必已覺人不能移跬步而善談慶忌之捷求捷者安可棄也僕說正此類公肯棄之不

與楊南澗總制書

丁未之春幸獲謁公於蒲抵今又三年所矣歲序逝遷

才欲兼官欲久造物不能畀之

而傳者言公之體力精采強固如曩時一無少損天之庇祐人國乃故顧養老成而需于用如此頃南京本兵闕有司以翁名請報不可取他兵代之士論以爲時非乏才才者棄在草野以故乏之也楨聞其言是之竊又歎天下之務至衆一夫不能兼長必有所偏乃今之士人人自賢物物皆具略無引躬讓能之風此老成愼重之才湮沒而不見甘朽而無聞也日者苑洛韓公致仕歸人惜其去者十九獨楨以爲韓公歸之宜夫才之試也猶賨之售也既售不價乃恒暴在外啟傷覬者心則宜匣而畜之韓公

審於斯機故輙掉頭去不顧可謂上智大勇近時一覩
者矣翁居河山之間百年逸遊盡日開口而笑即裴公
綠野白氏香山其風槩何多此焉楨華下人也孰知切
慕毎謂君子苟立勳名於世即安樂卒歲可也

與劍門趙侍御書

今公貽僕書云滇南漢夷雜處事甚叢委此正公所能居
設在他氏吾不知其能未也日者狂虜入塞而縱至與
我軍俱陣於郊畿斯實百年未有之變也
天子神武憤欲興師大創而令有司各獻計求所爲擊
胡便者於是募軍遣八使而燕趙青齊晉魏諸路紛紛

出矣督銳遣六使而江南諸郡紛紛出矣選銳遣四使而沿邊諸鎮紛紛出矣獨兩廣滇蜀坐征苗之役得免他皆有舉大虜僅一入而海內咸動乃所謂應敵之兵不得輒已者也然其中且有隱憂謂募軍則恐强民所不欲督税則恐累民所不勝選銳則恐什伍空虛虜諜者知之而抵隙爲患斯三事者惟在諸使審視機勢妙裁之爾操斷以往不可也顧僕典在文史不獲與大議之末欲前而告諸使者復用越俎爲懼念公抱謀國之挾批難之才卽身處遐域心實懸於　闕下斯懷固同乃爲道述若此滇夷自漢以來時通時附國家鑒於往

土夷患未有不自中國挑激

代因俗立官苟令安和不擾即止不純以中國禮教法
制備責之也以故百九十年帖然底定亦嘗少有侵軼
置不與較言馬羈牛縻走獸畜之誠取中國之治治之
又何得言羈縻也公雅稱曠覽深識流輩推轂久矣且
既歷兹境益諳委曲苟令漢不撓夷夷來撓我我制之
有詞脫漢或首事挑怨孳難又爲國家開一兵隙僨實
憂焉故傳繡衣使者持斧威斷以肅境內然當斯之時
又涉斯所且須解網與民便益此所謂柔遠能邇以安
王國者也夫水激之而飄石轉鬬者其勢然也惟公亮
察毋坐迂誕自塵土中與公交今十有七歲矣中間離

合合離至靡常也茲不言私敘者豈忘之哉獨公家計垂爾南風若便幸惠教音

與孔文谷書

語曰白頭若新傾蓋如故昔誦其言乃今信之矣僕鄙野謭末人也于時輩為下陳乃公一見遂引與同遊解顏示坦披肝見愫僕實依戀歎伏之焉且僕于公何嘗有夙昔之緣半面之舊哉乃接遇若是意其中必有投者而僕自省牛驥殊才鍾缶不同量固莫有能券合者則復吟吟惃訟之矣世俗所尚咸兢兢尺寸之間最下尨合公高標濶步去流俗何啻千尋每與沃洲呂氏言

虜去而後議議未定而虜至率類此

以為文谷公瑰奇該若不困於側令得大振而盡其能蕭曹丙魏之業豈多讓哉漢唐以來柄政樹勲毋多椒房之戚誠念其才不欲厄塞也國家監於梁霍著令世守莫之敢變而才豪之士間亦坐此頓矣歷秋及臘有抱欝欝而不得舒愚見君侯一披豁之又不可得且虜薄郊畿而莫之能挫議之猝變猶似也既去而議所為挫乃遞相甲乙各持白黑未有抗身奮舌息衆囂而定國是者前事已然後事奈何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且議者疑也國有舉措可者半不可者半則議之謂議之則是非決矣今胡騎侵軼明明知彊我兵倒戈

明明知弱强斯摧之弱斯振之何議之爲師涓即善聽然瑟竽並奏不辨其指慶忌即善涉然塗徑多岐不審其適今　天子方銳情戎略圖以大挫虜鋒而謀議者若是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夫國有危急而衆共憂之是何忠者之盛也比及任事而復相推載又何讓者之多也此觸目激衷至廢眠食引紙搦筆不覺煩贅諒公不以爲誕謾也計吏將翰劄至臨去取報屬卒卒不能即寸適便具謝附之愚悃春歸鴻順幸惠德音

答趙監察書

沅江之役撫臣不惟始卒不筭勝負恭恭焉趨之至今

方伯徐子及於難此法所謂無筭而輕動者也且徐子身爲左轄未有咫尺之書相命戎馬之務素非所諳威聲未洽于蠻土而才畧不逾乎中人獨何所負而投軀湯火也今公疏中區別二子情罪秤然如丹石子卽百口不能解令徐子有知當作鬼語自怨悔也往僕致言于公以爲熟計所謂撫者誠慮其急之變生攻之增毒也乃今果若此矣且夷種刼殺相傾滅倫奪柄固其恒事自　祖宗來苟値有罪必問詞服卽置不深文苛責焉非縱之也謂夷狄禽獸其情一也有禽獸者牢籠之而巳能馴之必不逸乎逆酋那鑑刃兄妻嫂無道之極

播之役坐此

不可肆赦此以中國之治治夷狄紀綱一統不宜二理旣彼稱名兒死以蕩舟失水亦其体于罪罰匿情逭譴郎因其詞稍責之令　國家有赦過之典西南省瘴癘之師此謂治以夷狄而包以天地討之上也乃不戒微火拖薪自焚未覩其情輒入我師繫頸不得而反刃先著其身則鑑乃負固方命堯舜之世必不肯貸雲南遐在萬里四面環夷創鑑不痛莫以示餘捌寬之乎石子不聽公計徐子不告而往其失皆業不救今欲治之何出幸審圖詳計毋蹈前悔京師搢紳之僑得讀公疏者咸籍籍稱云欲平沅江賊釋趙監察不可慮瓜期且遠

又爲之嗟僕以公憤不任事最甚卽一日不代固必銳身效命竟不遺難於來嗣也徐子幸得䘏典　朝廷憫其死亦以勵諸臣之忠若援漢事證之甘陳策勳絕域議者猶以生事啟釁不錄其功徐子坐狂瞽送死至勤國家不可得已之師貽　君父萬里之憂稽彼較此則徐子者雖攝魂受譴可也

復巡撫鳳泉先生書

在昔西事興乃楨私心獨念其謬又恠首事者之狂悖雖典司筆札不諫世務未睹利害之實然嘗稽覽徃古論秦漢之失嗤蒙恬陋王父以爲何其迷哉而自觸禍

羅夫古與今不甚相戾古所不便今亦不便乃悟肩大任重之君子不當用狹識淺聞之士丁未夏楨幸侍翁之教于京師乃本願與飭兵禦胡之畧則固甚壯之矣其後到鎮休于權人出萬不得已之言其疏縷細奏議明獻便計而指在難圖於時睹者咸識之乃翁恭稽今昔熟較利患以故云然楨讀其疏亦申寫胸臆推究稅駕之事顧性帶戇直不能作軟語善去恒以越俎爲懼幸翁亮鄙生之心本效忠言嘉鄙生之論頗灼伏機賜札褒荅稱爲知己楨愈切愧懼流汗至踵竊又聞虜候寧夏之虛陡擁數千之衆入寇乃我兵以九百餘人禦

徽倅二字足盡邊計

之極而至于驅帀人以充張疑示多此危道也賴翁威間幕非素有練士之功督戰之能寇入不移日引去假令堅壁挑戰不肯去我兵寡少將柰之何夫家人之業主翁不偏兄弟同心不私其藏則家道成各立便圖專巳而不恤他人之害則國事壞故兵在協議二之則非也今調集之兵成功者鮮何也養者不得用用之者非所養上下不相休而氣不奮也燕人之馬令楚人乘之馬悲鳴號矣安責行千里哉夫敵兩家立而各計勝也我能意胡胡亦能意我然寇所犯往往出于不意今守隘阨塞築垣列堡皆意也胡虜大掠邊郡頃歷十載一

無中我所意此吾所以不能勝也翁習司馬穰苴之法又才猷適變坐測勝筭使得名徹　聖主假之都護之權大將之任必能令三軍甲士感憤爭死諸鎮守臣戮力無二此非稹區區一人之私言誠亦屈指數名豪指方一二屈卽難之惟保愛爲　國須時樹勳仰聽仰瞻

答姜僉事書

自鄙人入南中客爲稱足下賢者蓋百數然未有驗也居無幾何而海寇至所在大城危小城陷靡不得意然惟獨海鹽完問之海鹽所由完則足下在城中運帷幄之籌而又有湯參將若與之戮力奮驅乘城拒守寇嘗

三圍海鹽每圍厚集數重期在必拔然竟不能一中高墉之隼則足下之智畧勇力彰矣令他城皆若是則賊鋒挫必遁賊見他城悉懊軟不與犄角獨海鹽伉以故數至圍傷之奉常鄭公海鹽人也爲鄙人道之甚詳故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令驗非謾語也初寇侵上海也上海令懷印亡徒扃縣門閭無人邑中人見令亡亡下立盡奔竄如雲雨散焉賊入以素所聞一二大姓盡掠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已而令還寇復至令輒復亡寇過縣門仍扃無人乃始排門入吹火燒廨宇門樓皆空前上海民亡者甫還寇俄復來不及避皆伏在鋒刃積

尸高者丘陵卑者溪澗爲之不流比三至而邑中室屋空寇揭虛囊去矣夫寇三至上海輒得意及三至海塩皆爆唇乾喉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力也太倉被創在上海後太倉入爲鄰亦述其事尤可扼腕方賊艦泊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城者且不滿百人太倉守臣怖于卒至則股栗不能持乃掖而棄城守臣從堞間望見賊鋒橫厲須臾而三遺矢左右皆笑之其有以事白者第聡目視口噤噤不能語項之稍定則又扑擊施威用蓋其陋若是則太倉柰何不殘今太倉三關皆化爲灰刼太倉村落皆爲羅酆鬼區柰遺矢守臣故

也或言遺矢者爲甲又或謂乙久之當有眞歸矣當是之時設令足下備太倉且不齊守海塩其智畧異也今寇留海上業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者第能嬰城收保不及百姓于創然未有與寇一創者也其不能創寇者有說四焉夫兵不素習將不知兵一也我衆附賊益賊之智而張其膽二也巡視憲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在統轄者不聽封疆遠則緩急不相救三也封內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諳兵謀然好鼓喙沮事孰從之臣往往搖于邪說悚于後患有作輒輟之四也斯四者寇所以敢犯久留横行而莫之過也以予觀今日之勢参彼

已之形寇欲去則去不欲去則聽之卒無可柰何至爲異日計則鄙人有策三焉而練兵卒籌軍食不與也三策者改巡視爲巡撫開府于浙之省中而以巡視爲帶銜以福建附屬之既已正名巡撫則藩臬有司咸聽期會軍餉民兵咸聽料理遠徼近發咸聽區分於計便此一今疏請置總兵參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牙處所愚以爲當置之閩越壤接之界海道之衝而諸參將立砦分屯于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義結有警則督所向分戍參將擊之賊安得登岸然非大破恒調力伸軍威則軍吏不肅士卒不爲奮此二江南法網之弛特甚乃

仕者率用寬和爲治故至此夫嬰兒好弄家大人不痛呵之不止況馭民乎誠取軍法戮不軌之民則誰其通夷而跨海不枉三尺務以鋤貪暴之吏則民安又誰其甘心棄業而化于夷也此三至若練兵卒籌軍食之兩者固稱要領則旣立撫臣撫臣自舉之旣立總兵總兵自舉之此謂溉其根而枝葉自庇者也凡今吳越兩地戰卒皆閭閻好勇子弟也彼其醉呼于市中舞拳以示力一見勍敵卽奉首竄矣不足稱俠客乃驅之逐盜適足損衆明怯令酋人抵掌笑耳非討之得也頃聞寇兵鳥舉倏而東倏而西不可得而制要之城守爲是下令

曰有警至即入收保近者歸城遠者屯結幸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剿賊令殫不更犯則異日徐議之耳二三君子未可徒夸詡誣人以博哲人之誚云王思質者鄙人雅所禮重人也其才智斂遠腹腸廓落足以立事功顧視事之日淺無以應卒然能焚蕩賊壘撓不使寧是亦一奇也他口雖啾唧不能左王公之計乃王公顧若慴者噭呶效兒女子爭言亟于相勝豈豪傑任事之槩哉彼言平巢蔓延者此昧子語耳有識者不與理也凡本居爲巢次舍爲壘令王公所焚蕩者賊壘也安得稱巢王公不持是爲解乃輕擊豪首騷詰禍因秪以搆怨深

譬而已是不自明也若見王公爲道區區如此云使來以嘉翰見卽荷擔取報遂此答焉因念鄙人縻公家餼且二十年矣歲守筆硯間筬尺寸之功方今天下之患北絓于胡南困于倭乃不能効請纓之志充貟戟之役第堒處空談猶之孤子言孝躄人論步辨說雖詳終非已能有也甚愧之思去卽忍不能去將齒髮亦頹暮其時可望建立不歟初鄙人入南中叅輿老親俱老親居五月以不習其水土輒先歸盡室皆從獨鄙人煢煢守孤邸耳步選且亦上謁去矣此屬私况以足下或欲聞附具之

祺化爲鬼安能回全其性

答敖祭酒書

初得公成均信輒有書上柢今討必達之然所白者主在辨人材進良抑僞以逖敦本之風而已此雖公能事而僕猶云爾者謂敗鼓之皮倉公不棄赤藥籠中宜有物也僕居南中弟塊然獨處往來甚稀日惟舊故之思適奉翰札若以僕妄持孤稜希務不可下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耳顧于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于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戇直朴畧受性已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濶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貌

人骨不能易人貌卽學者惟因性而道之因似而成之不能折强爲弱反陽爲陰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此乃休戚之情骨肉之痛惧及僮仆故望之若是僕手書三嘆焉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于公者乎昔有姬曰西子者里之姣好人也一日西子病心疾乃捧心而顰焉觀者益以爲艷其里婦慕之亦捧心而顰家人見之詫曰此固吾家婦也柰何倏而化爲鬼也今令僕守吾素卽不投俗好猶自稱人變之則化爲鬼家人駭矣僕卽死不顧也古人直弦曲鈎之誡旼旼在策歷有徵驗僕誦之久矣顧竟不能矯而曲或其司命之江

河在前故驅趺子蹈溺也僕非堅白者流期直其説而不下念俗與性違性不變竟將俗乖乖者獨立獨立必搓聖人貴見機所以避伐木之殃華山巖洞足栖吾軀渭水清流足濯吾纓竟托之永畢矣彼其當軸匡世追還古昔則有諸公在焉僕藉是得安枕百年幸尤甚也惟勉策効時愼愛景光至懇至懇

跋

跋許石城所藏羣公詞翰卷　王維楨

今在卷者乃皆吳中長老先生之作往往皆有聲詞壇者也彼其人骨已朽矣其言猶爲石城君寶而藏之乃知自剖判以來未有不朽之軀誠有不朽之語也予關以西人也仕宦既二十年矣乃治行游江南視江南之川嶺生物與其土風既歎然豔異之矣乃茲復讀卷中書詩益又悟焉則大江者固天所界宇宙限南北令各不相能非區區人力能勝之也且無論別節詞調亦兩之矣摠之北尚風骨南尚色澤然人好南音則十夫而九

也。

文

瘞筆文　　陸樹聲

予自南雍謝病將歸理其裝敗筆盈篋童子啓予盍畀水火予曰是予靡廩粟以朝夕指使從事焉者其忍諸發策而筮之得坤之六五乃擇地西南隅坎而埋焉爲文以告之曰維爾初靚肄予髫童爾資鋒穎以發予蒙予嘗下帷覃思隱几研窮呻吟佔畢語鍛詞鎔爾職輸寫予意乃通暨予翱翔黌舍試藝澤宮孰使予揚眉吐臆轉腕生風磨鉛出利刓撲抽工爾於是與有庸焉予陂陸沉世路濫迹章縫離奇偃蹇闒茸疎慵不覥予辱

周旋始終爾雖緘默竊隱予衷進不能使爾載直圖書之府簪侍蓬萊之宮鋪張聖制黼黻皇躬庶幾馳竹帛以勳鼎鐘退不能縱橫六蓺之場搜羅百氏之篆書窮八法學臚三冬上規莊屈旁軋張鍾使爾驅雲霧而走蛇龍徒使爾顛剝形禿挫頹鋒交隸几格迹謝磨礲浮湛故紙顛倒篋中孰令爾勞大而不收功若乃璚文破義伐異黨同漁獵管測邀譽市容脂言簧鼓賈進希逢使爾含毫茹羞濡首低俛此數者予曾不以是溷爾爾亦能諒予之幽悰惟是紬經繹史泝流尋宗摛辭摘句組繪雕蟲蘭堂桂館嘯月吟風徘徊景物陶寫心胸

使爾疲於應命靡適不從是爾嘗力於予而予亦自信無負於管城公也○筮告孔嘉會章有終月日維良往即爾封稽无咎以无譽予亦將括囊于山中

兩家父子可干一郡遂光矣

碑

皇明父子忠孝祠碑　　陸樹聲

世廟初吾郡南江馮先生恩在南臺好直諫累上疏譏切時政謂　皇后不當親蠶分祀南北郊非禮謂堯舜周元凱唐宋用林甫安石以深刺時宰貴人多銜之最後因彗星見極論御史大夫鋐爲腹心彗及兩輔宜斥倣范希文百官圖品題諸大臣某某賢某某不肖言甚切至　上怒逮詔獄鋐署議論死考掠無完膚瀕九死而不悔當時有四鐵御史之稱子行可甫十四上書請代不報乃刺血上書自縛請即加斧鑕以贖父死通政

使陳經特爲引奏　上覽疏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耶
得末減戍雷陽雷人生祠以配李北海冦萊公諸賢後
二十餘年吾郡抑齋楊公允繩在諫垣亦好直諫累上
疏譏切時政尤與時宰忤其疏劾本兵及勳鎮臣每言
當重示創艾爲大臣爲國不忠者戒其論倭事斥督撫
大臣交結執政大臣以致師老財匱狀與時宰分宜面
諍朝房分宜至切齒最後發寺臣賕事分宜從羅織起
大獄坐毀謗玄脩下詔獄論死子應祈甫弱冠蒼頭衣
蓬首哭長安中具疏請代不果徒步入深山中采靈藥
上獻因乞身代父罪又不果旣長繫五年應祈得分宜

予酒間語必欲殺公乃拊膺慟哭絕食死後兩月公竟赴西市隆慶改元奉　遺詔召用諸直臣南江先生旣老不就徵卽家拜大理丞尋又加秋行可先巳登鄉書監司察舉孝行有　詔旌廬仕佐南京兆爲廉吏致政歸數年直指屢疏薦　特命晉階　溫旨褒嘉勑有司時皆敬禮以式後進抑齋公亦奉　遺詔贈光祿少卿與楊忠愍繼盛諸君並錄䘏祭葬蒙渥典應祈死後婦袁以節顯于忠裕疏請得用孝子節婦並旌其廬于是世所託慕忠臣孝子咸萃于一家而適偶於兩姓又萃於吾鄉則鄉之人侈談之猶東方之誇泰岱楚之洞庭雲

夢而滇金馬碧雞也余竊歎天地之用春生秋殺恆以一歲爲序其至以漸其化工所冶出恆而罕異　世廟時　主上聰明神武一月之內倏爲和風倏爲震霆倏爲嚴霜倏爲皎日故其所以毒播弄反多成驚世震俗不恆有之盛事風徐水平則瀠漣紆縈驚飄焚輪所激衝始睹落日之波排天之濤令觀者駴矚固然哉江左號賢藪仰遡二千年垂獨得卞氏父子業已見忠孝不乏之人顧如吾鄉兩公家居共里閈相距僅廿載事出一朝乃炳炳燐燐彼此輝映一何比肩接踵也語云珠藏川媚以此爲吾鄉桑梓寵稍不亦厚哉諸文學合詞請祀

兩公于郡邑學宫賢祠兩孝子旣表厥里宅門　思紛
煌煌途之童豎老叟襁負荷擔而過者佇立諦視不忍
去感歎如不出口諸文學復相與父老謀曰五絲美矣
合則成錦四瑚八璉合陳一廟燁然其光盍合而祀諸
時京兆公適入覲九方亨嘏羨評淇澳當事者謂淑人
君子萬年正國遽尸而祝之不祥昨歲忽捐館舍諸文
學諸父老遂合請于兩臺其詞曰焉楊四公一則幸而
父子俱生一則不幸而父子俱死然父則同爲忠臣子
則同爲孝子其生者普惠澤于當年樹儀刑于百世死
者抱遺恨于九原痛興情于百贖雖曰皆夭要之易地

則皆然者也矧言哉事下郡大夫邑侯議報可兩臺首捐貲經始郡邑繼之搢紳士繼之度地邑庠左方剏父子忠孝祠特祀兩公及兩孝子云余于楊光祿公馮京兆公同舉于鄉以執行高[illegible]上先生且素所景行而子弟視楊孝子其死也心極憐之嘗賈涕而識其事狀是舉也慶而不弔輒喜而敘其事如此銘曰

巍巍邑宮有水漈只維宮之東原土豐只新廟聿隆四賢崇只蹇蹇匪躬臣盡忠只子求代終思熟中只天其蒙褒命榮只輿情所宗僉謀同只爰肖厥容靈爽通只蒸禴在公蘋藻供只用淑世風儀式從只

